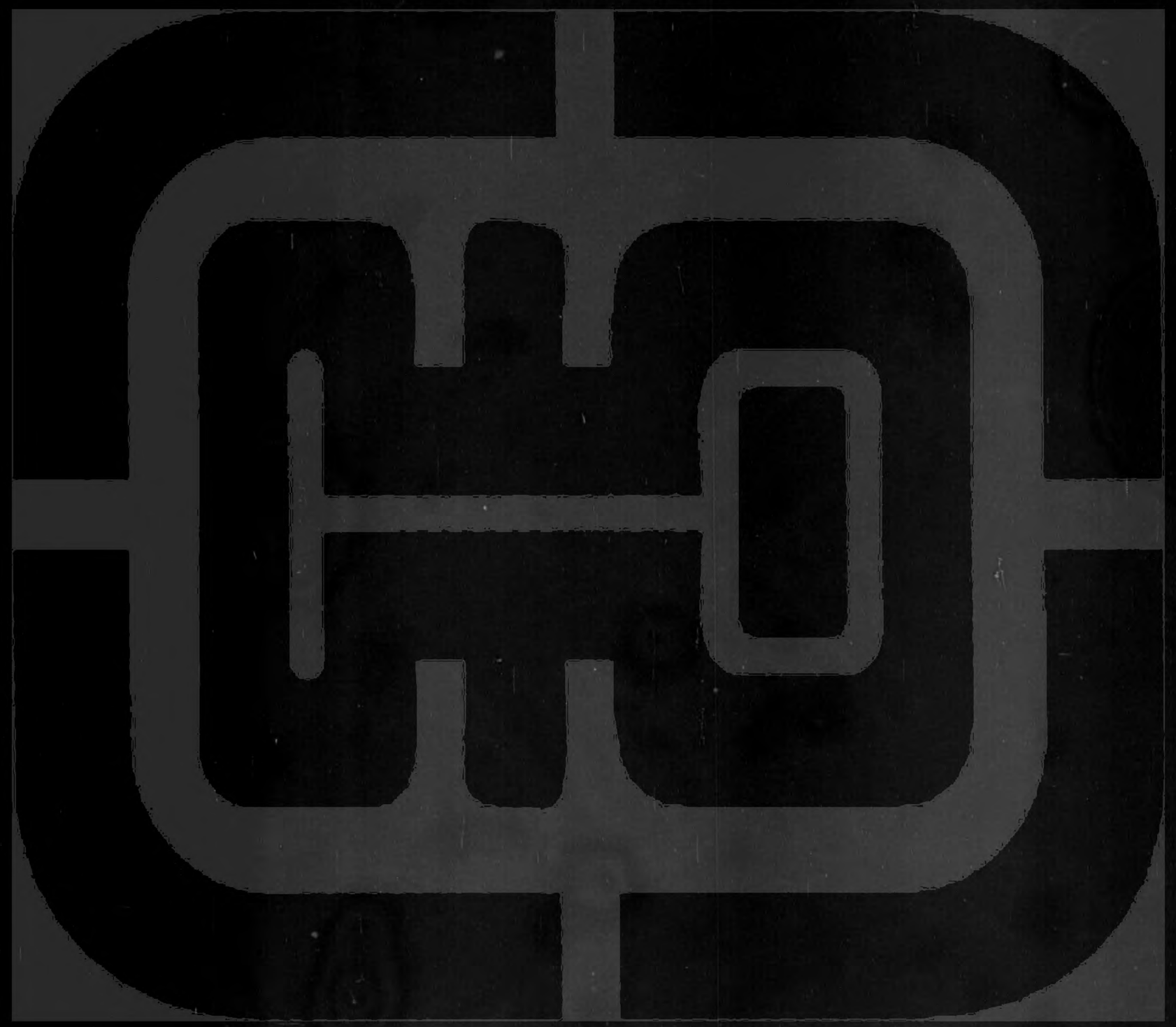


宗親部

祖父母伯叔　從伯叔　族父

兄弟姊妹　姑舅嫂叔　姨姻

子孫　婿女　夫妻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一

宗親部一

祖父母　父母　繼母

祖父母

釋曰祖作也作先也

禮記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

毛詩商頌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

漢書曰龔詡陳國人祖父爲郡縣獄吏務不寬怒常稱曰東海于公高其里門定國卒至丞相吾治獄六十年雖不及于公子孫何得不爲九卿故字詡曰昇卿後遷傑射尚

書令

漢書曰路温舒字長君從祖父受曆數天文也

晉書曰何曾侍武帝宴退告其子道曰國家應受命創業垂統吾每侍宴未嘗聞經國遠圖唯説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後嗣其殆乎此吾子孫之憂汝等猶可没措孫曰此輩必遇亂亡及遭之子綏死兄嵩哭之曰吾祖其殆聖乎

又曰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暇則講學亡疲師事醮周門人方之憂夏太始初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父老上表云臣無祖母難以至於今日祖母無臣難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臣密今年四十四祖母年九十六是臣之盡節於陛下之日長而恭事於劉氏之日短劉終後復為太子洗馬

又曰王爽字季明強正有志歷侍中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帝為布衣之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子之有

又曰符生字長生健第二子幼而無賴祖洪甚惡之生而無一目為童兒洪戲之曰吾聞瞽兒一淚信乎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乃槊不堪杖笞洪曰吾將以爾為奴生曰可不如石勒也洪懼跳而掩其口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山年二歲祖父謦臨終執其手曰恨

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
執硯流涕
江蕤別傳曰蕤年十一始樗蒲祖母費爲說往事有博奕
破業廢身於是棄五木終身不以爲戲

爾　父母

爾雅曰父爲考母爲妣
毛詩陟岵曰孝子行沒思念父母也陟彼岵兮瞻望父母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
又蓼莪曰蓼蓼者莪匪莪伊嵩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蓼
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無父何怙無母何恃
出則銜恤入則糜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
育我顧我復我出入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禮記曲禮曰生曰父曰母死曰妣曰考
左傳隱公曰鄭莊公母弟共叔段以母之寵請邑居之京
段遂以京叛公伐京段出奔遂寘母姜氏於城潁而誓之
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曰居闕地及泉
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
又莊公曰宋南宮長萬作亂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
至
又成上曰晉敗秦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
爲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疋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之曰必質其母以爲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
又襄三曰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親其子皆
諫其母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
禍汝汝弊族也余何愛焉使往親寢生叔虎美而有勇槩
盈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
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
史記曰趙括奢之子趙孝成王欲以括為將母曰不可使
也王曰母何知之對曰妾是其父時其父為將王之所賞
賜盡分散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朝
為將軍吏不敢仰視王之所賜悉藏於家而視利便田宅
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致之吾已決矣母曰王必遣
忽有不稱妾乞不坐王許之後果敗為白起所坑
漢書曰王陵沛人以兵屬漢王項羽得陵母置於軍中以
招陵後漢使至陵母謂使者曰為老妾語陵漢王長者必
有天下善事之無以老妾在故慷持二心遂伏劒而羽怒
烹之
又曰陸賈使南越趙他賜陸生橐中裝千千金他送亦千
金呂后時病免歸家有五男乃出所使得越橐中裝賣千
金分與其子各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
舞鼓吹琴瑟侍者十人有寶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
過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歡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劒及車
騎從者

又曰金日磾字翁叔休屠王太子也父以降漢見殺與母閼氏弟俱殺入官後拜光祿大夫既親近未嘗有過武帝甚信愛之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嘉之及死詔圖形于千泉宮曰休屠王閼氏也日磾每見畫拜泣不止

又曰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侯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子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迎仲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早知為大人之遣體也仲孺扶服叩頭田老臣得訖命宮軍此天力也去病大賣田宅奴婢而去

又曰嚴延平自次卿東海下邳人為河南大守冬日行屬縣刑戮囚徒流血數里河南號屠伯母見責之曰汝宣化十里不聞仁愛之殺人立威名豈為父母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歸掃墓地耳歲餘果敗延平兄弟五人皆有吏才並至大官東海號為萬石嚴嫗

又曰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即不擬多有平反母喜而為之時或無所出母怒而不食故不以為吏嚴而不殘

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初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塟有一大蛇自榛草出至擊樞流血若哀泣之容時人以為竇氏之祥

又曰楊虡為大尉子修為曹操所殺操見虡問曰君何瘦
之甚也虡曰婞無日憚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
為故改容
又曰范滂字孟博汝南征羌人也建寧二年大誅黨人滂
母就與之訣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仲博滂弟也滂從
龍舒君歸之黃泉存亡各得其所為大人割不可忍之恩
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何恨滂跪受教再
拜而辭碩謂其子曰吾欲使汝為惡則惡不可為使汝為
善則我不則惡行路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黃憲字叔度汝南人世貧賤父為牛醫袁閎母謂閎
曰汝從牛醫兒來對曰閎不見叔度以為及既覩其人
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固灘測矣
又曰廬江蔡子孟承兢庶嚴正其子未嘗見面子為二千
石求謁宗宗下帳不許子伏於庭其母穿壁使其子窺之
乃識儀兒
又曰崔發仕王莽位至大司空母師氏通百家之言莽以
殊禮之歸成大夫人金印紫綬乘文軒丹轂
又曰張甫字孟侯汝南人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常居田里
每有遷職輒一詣京師公卿罷朝供詣甫府奉酒上壽時
人榮之
吳志曰蔣欽母疎帳縹被妻妾布裙孫權歎其在位能守
約儉勑御府為母被及帷帳

晉書曰劉悛字貞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爲養雖蓽門主竇晏如也

又曰伏滔字玄度平昌人甚有才學知名拜著作郎孝武會西堂滔預坐還下車先呼子系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座不此固未易得人爲作父如此何如

又曰氾毓字稚春濟北廬人奕世儒素敦陸九族時人號之兒無常父衣無常主

又曰荀羨字令則清和有準纔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之惜置羨於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殺母掩其口

又曰虞譚母孫氏訓子以節義朝廷嘉之拜昌武太守丞相已下皆拜之年九十五譚立養堂於家

又曰郗詵濟陰人對策高第拜議郎母憂去職母在日苦病車及土不欲車載家貧無以市馬乃於住堂北壁外假塟朝夕拜哭養鷄種菻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疋輿棺至塚負土成墳

又曰韓康伯潁川長社人母殷氏高明有行家恒貧伯年數歲大寒母爲作布襦令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著布襦尋復作袴伯曰不須母問故曰火在斗中柄熱今上著襦下亦當暖矣

又曰年躭妻辛氏隴西人侍中毗之女有才鑒鍾會爲鎮西請其子琇爲參軍母曰吾爲國憂今日雖至吳家行矣

戒之軍族之間可以濟者惟仁恕乎古之君子入則至孝于親出則盡忠於國在職思其所司在義思其所立無貽父母憂患而已會後至蜀果反琇竟以道全身

又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睦青州刺史符月甚重之常詣虞家景堂拜母時以為榮

又曰周顗母李氏名洛琇汝南人中興時顗等並列顯位嘗冬至置酒洛秀舉酒賜三子曰吾本度江託足無所不尊旨佰仁志大而才短名重而職闇好因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在阿母前耳後果如其言阿奴即謨小字也

又曰劉琨為并州刺史母謂之曰汝能弘濟經畧駈駕豪傑夷敬除於勝已以自安當何以濟禍必及我也後父母並為劉聰所害

又曰朱序字次倫義陽人鎮襄陽符堅令符丕圍序序母韓氏自登城履行謂坵角必先破受弊遂領百餘婢及城中女同丁築三十餘丈後賊果從西坵角攻衆潰城破遂固新築不用引退得免城破襄陽人謂此城為大夫城

宋書曰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以平江陵功轉右將軍父仲字子由興世致謂給事中故往襄陽又愛戀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雖田舍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與吾行田時吹之興世素儉謹畏法白父曰此乃天子鼓角非田

舍翁所吹乃止與世歆拜墓仲子曰汝衛從甚多恐先人驚怖與世減撤而行

又曰朱修之義陽人加建武將軍留戍滑臺爲索虜所攻母悲憂一旦乳汁驚出因號慟告家人曰我老非有乳汁之時今忽如此我兒必歿矣後數日白問至修之果其日陷歿

梁書曰王僧孺幼貧其母鬻紗布以自業常携孺於市道途中逢中丞鹵簿駈迫落溝中及孺拜中丞日引孺清道

態不自勝

劉璠梁典曰張充字延符吳人父緒特進有重名充少不拘細行肆意畋放時緒請假還吳始入西郭值充正獵左手臂鷹右手牽犬逆望見父乃脫韝放鷹紲犬向舟而拜緒曰一身兩役無亦勞乎充跪對曰充聞三十而立今二十九矣天請至来歲終身折節緒曰若過而能攻乃顏子矣及明年乃一朝易操尋師就學博覽今古鬱爲名士

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蘇峻作逆領軍下臺以王師拜績遂單騎赴難二子脁脁隨之俱歿母裴氏撫屍而哭之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陽聞之難曰父死于前子歿于後忠孝之道萃于一門可謂賢矣

又曰吳司徒孟宗少從南陽李肅學母將大被或問故曰小兒無德可容而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可得氣類相接也

列女傳曰鄒氏孟軻之母見孟子少而學歸母方織問之曰子之廢學若吾斷織孟子懼因更勤不息遂大儒
世說曰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閨室之內儼然若朝典也
又曰陳元方遭父憂哭泣哀容體骨立其母愍之竊以錦被蒙之郭林宗吊而見之謂曰卿海之俊四方是則如何當衰以錦被爲孔子曰衣服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吾不取也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數百日

繼母

儀禮子夏傳曰繼母如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
東觀漢記曰應慎字仲華爲東平相事後母至孝精神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置府庭繁茂長大
後漢書曰鮑永字君長上黨人事後母至孝妻子母前叱狗永遂去之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玄盛石尸氏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爲玄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己所生
又曰王祥字休徵瑯琊人至孝繼母朱氏不慈由是失愛於父令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母令守丹棃實每風雨則抱而泣母常思共雀炙忽有黃雀數十飛入幕遂以供母
三十國春秋曰王延九歲喪母孝行有聞後母卜氏御之無道延恭事彌謹卜常取蒲穰敗麻與之貯衣延知而不

言卜冬月杖之流血令求生魚延扣氷慟哭而得與之卜
乃心悟撫之如所生也
又曰晉安帝時郭逸妻以大竹杖打逸前妻之子子死妻
因棄市如常刑
家語曰曾參武城人志存存道後母遇之無恩其妻黎烝
不熟出之人曰此非七出也荅曰黎烝小物不用吾命況
大事遂遣之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
孝已尸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容知其得免非乎
琴操曰尹吉甫周卿也子伯奇母早亡吉甫更娶後妻乃
譖之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欲有邪心吉甫曰伯奇慈仁
豈有此也妻曰置妾空房中君登樓察之妻乃娶毒蜂綴
衣領令伯奇撥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野宣王出遊
吉甫從之伯奇作歌以感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之辭也
吉甫從之伯奇而感悟遂射殺其妻
搜神記曰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常宿于
他舍之雷雨頻夢虎噬其足農呼妻相於出庭叩頭三下
屋忽然而壞壓死者九百餘人唯農夫妻獲免

伯叔

釋名曰伯把也把持家政也父弟為仲仲中也仲父之弟曰叔叔父叔少也叔父之弟曰季季癸也甲乙之次癸在下也○說文曰伯長也

爾雅曰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禮記檀弓曰滕伯文為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為孟皮齊衰其叔父也（伯文薨時滕君也爵為伯名文）

家語曰孔子兄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焉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亡對曰未有所得而亡者

三王事若聾聾宜為棄前後相積聾也學焉得習言不得習學者是學不得明
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骨肉益疎也公事多急不得
吊死問疾是朋交道闕也其所亡者三即此謂矣孔子不
悅往過子賤問如孔子喪對曰自來仕者無亡而得者三
始誦之今得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
骨肉益親也誰也有公事而無以吊死問疾是朋交信篤
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
斯也漢書曰初高祖微時常避事時與賓客過其丘嫂食
應邵曰丘氏女也孟康曰西方謂亡女壻丘為壻丘空也兄亡空有嫂也晉約曰丘大也丘嫂為家嫂也嫂厭
叔與客來楊為羹尺轢釜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有羹由
是怨嫂及立齊伐王而伯子獨不得疾太上皇以為言高祖
曰其非敢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封其子信為頡羹侯
又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宣帝時為太子太傅兄
子受字公子為少傅太子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
後叔姪竝無師傅朝廷以為榮
又曰王莽字巨君孝元皇后之弟子父及兄弟皆以元成
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整又外交英俊內事諸父世父鳳病
莽侍疾亂髮垢面鳳且死以託太后及帝拜黃門郎
東觀漢記曰鄭均好義篤實事寡嫂收児恩禮甚至
又曰魏譚有一孤兄子年一二歲常自養視遭飢饉分升

合以相生活譚時有一女生裁數月念無穀食終不能兩
全弃其女養活兄子州郡高其義
又曰桓榮卒子郁當襲爵讓於兄子顯宗不許不得已受
封而悉以租入與之
又曰淳于恭義兄崇孤兒教訓學問時不如意輒乎責數
以撾自擊其脛欲以感之兒慙負不敢復有過
又曰郅惲友董子張叔父及為鄉里民所害子張痛惲往
候之氣絶良久復視惲歔欷惲曰知子不悲天命痛讎不
復也惲即起將客取仇人頭示子張見之悲喜因絶
後漢書曰劉平字公子楚郡彭城人也更始時天下乱平
弟仲為賊所殺其後賊復忽然而至平扶侍其母奔走逃
難仲遺腹女始一歲平抱仲女而弃其子母欲還取之平
不聽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以絶類遂去不顧
謝承後漢書曰魏霸字喬卿濟陰人為鉅鹿太守與兄子
同居樂不得自異
又曰許荊兄子世嘗報讎殺人怨家會衆操兵至荊家欲
殺世荊始從府休歸與相遇因出門解劒長跪曰前無狀
相犯咎皆在荊不能相教既兄早歿一子為嗣如令死者
傷其滅絶今願殺身代世塞咎雖死以往猶謂更生怨家
扶起荊曰許掾郡中移為賢吾何敢相侵因遂委去
華嶠後漢書曰薛苞弟子求出苞不敢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

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敗曰我服食久身
口所安也
袁山松後漢書曰范冉為萊蕪長去官於市賣卜妻紡績
以自給冉弟子愷見冉藩不完載柴將客藩之時冉適行
還怒勑子拔柴載以還之
後漢書曰馬援自又淵扶風茂陵人也援兄子嚴敦並喜
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前交阯還書誡之曰吾欲聞汝曹
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而口不可得言也好
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寧死不願聞子孫
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襟結褵神
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
言儉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而重之願汝曹効之杜季良
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数
郡畢至吾愛而重之不願汝曹効之効伯高不得猶為謹
勑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也効季良不得陷天下輕薄
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訖今季良尚未可知郡將下
車輒切齒州縣以為言吾常寒心是以不願子孫効也
又曰范滂字子盧汝南國人也為師徒及在公公輔有宅数
畝田不過一頃復推與兄子其妻請曰君有四子而無立
錐之地可餘俸祿以為後世遷曰吾備位大臣而蓄財求
利何以示後在位曰年甍家無擔石焉
又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堪早孫讓先父餘財数百

萬與兄子
又曰第伍倫字伯魚京兆長陵大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
曰吾兄子嘗疾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
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
又曰張禹字伯達父歆為淮陽相終於汲令禹性篤節儉
父卒汲吏人賻送前後百萬悉無所受又以田宅推與伯
父自身寄止
又曰申常侍趙中言於省內曰袁本初坐作声價好養死
士不知此兒終欲作何叔父太傅隗聞而呼紹以忠言責
之紹終不改
又曰戴封遭伯父喪去官
又曰沮授為曹操所執授曰叔父母弟懸命袁氏若家公
灵速死為福操歎曰孤早相得天下不足慮也遂赦而後
遇焉
又曰劉矩字叔方少有高節以父叔遼未得仕進遂絕州
郡之命
又曰伏恭字叔齊司徒湛之兄子湛黜位至光禄勳無子
以恭為後
魏臺曰荀攸字公達祖父曇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吏張推
求守曇墓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
殆將姦乱衢悟乃推問果殺人亡命因是異之
又曰盧毓字子家涿郡人也父植有名於世毓十歲而孤

遇本州亂二兄死難當衰紹公孫瓚交兵幽冀飢荒養寡
嫂孤兄子以學行見稱
又曰王昶字文舒太原人其為兄子及子作名字皆一依
謙實以見其意故兄子默字處靜沉字處道其子渾字玄
冲深字道冲遂書戒之曰夫為人子之道莫大於寶身全
行以顯父母
又曰篤矜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兄孤子甚篤
又曰張範子陵及弟子戩為山賊所得範直詣戒請二子
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以情雖愛其子
然吾怜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志悉以還範
又曰王基字伯輿東萊曲城人也少孤與叔父翁居撫養
甚篤亦以孝稱
又曰高慎字孝甫敦厚孝華有沉深之量撫育孤兄子五
人恩養甚篤琅琊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焉
蜀志曰諸葛亮初未有子求兄子喬為嗣瑾啓孫遣喬來
西亮以喬為嫡子故易其字焉拜為附馬都尉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具矣袞刈荊苕
為箕箒焉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而命芳曰汝芳少
孤令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也故賜汝以
此匪啻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又曰魏舒容儿質朴少號遲鈍人莫之知唯叔父衡知其
奇每有賓客造已常勸使過舒言吾兄子非常人也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隨叔父至東郡刺史王昶聞籍奇
偉請與相見乃歎息不能測也
又曰王湛字處沖司徒渾之弟也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
牀頭有周易問曰叔父何用此為湛曰休中佳時脫復看
耳濟請言之湛因剖析玄微妙有奇輒皆所未問也濟才
氣抗邁於湛畧無子姪之敬既聞其言不覺慄然心耿俱
肅遂留連彌日累夜自視缺然乃歎曰家有名士三十年
而不知濟之罪也濟有從馬絶難乘濟問湛曰叔頗好騎
不湛曰亦好之因騎此馬姿形既妙迴策如素善騎者無
以過之又濟所乘馬湛愛之湛曰此馬雖快然力薄不堪
苦行近見篤郡馬當勝但芻秣不至耳濟試養之而與已
馬等湛又曰此馬雖快任方知之平路無以別也於是當
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蹲而郡馬如常濟益歎異還白其父
曰濟始得一叔乃濟以上人也武帝亦以湛為癡每見濟
輒調之曰卿家癡叔死未濟常無以答及是帝又問如初
濟曰臣叔殊不癡凝因称其美帝曰誰比濟曰山濤不足下
比魏舒有餘湛聞曰欲處我李孟閒乎
又曰殷浩字深源陳郡長平人也叔父蝠俱好老易融與
浩曰談論詞屈著篇則融勝浩由是為風流論談者所宗
又曰鄧攸逃奔石勒負其妻子而去擔其兒及其弟子緩
度不能兩全遂棄其兒其兒辛以無嗣緩服攸養三年
又曰謝安字安石於東山營墅樓館林竹甚勝每攜芳中外

子姪往来遊集餚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殊不
以屑意
又曰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
遺慈閨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
又曰謝玄字幼度以勲封康樂縣公陳以先封東興侯賜
兄子玩詔聽之更封玩豫寧伯
又曰羅憲兄子尚字敬之少孤依叔父憲
又曰劉曜通長安涼州刺史張寔叔父西海太守肅請為
先鋒擊曜曰孤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
受晉寵割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宴安方裔難至不
詹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户受重恩自當闔宗効死但叔父
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老所堪乃止既而聞
京師陷沒肅悲憤而卒
又曰慕容超字祖明德之兄北海王納之子也苻堅破鄴
以納為廣武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
而去及垂起立山東符昌收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
以耄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因之于郡獄搖呼延評德
故吏也嘗有死罪得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于羌中
而生超馬年十歲而公孫卒臨終授超以金刀曰若天下
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何充字次道道年在童齔伯父邃謂
之曰我為小兒時亡伯車騎謂我汝後當與伯父爭名汝

令罟于深弘亦當出我石
又曰時氐賊強侵寇無已朝議求文武良將可以鎮遏北
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有兄子玄可堪此任中書郎郗超
聞而歎曰安遠衆舉親明也玄必不負舉才也於是徵還
拜逮武將軍豫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
又曰陸納字祖言為吳興太守衛將軍謝安嘗欲詣納納
兄子俶惟納無供辦復不職問乃密作數十人供安至納
設茶果而已俶下精飲食客罷納大怒杖俶四十云既不
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都督荆州鎮襄陽時祜有平吳之志
方樹基址擢王濬為巴郡太守將委以巴峽之任祜兄子
暨謂祜曰觀濬為人志大者侈不可專任祜曰有大才必
可用也識者識祜可謂能舉善矣知人則哲叔子之謂乎
殽曰安帝時以劉鎮之為散騎常侍光禄大夫不鎮受之
殽季父也義熙初謂殽蕃曰汝輩才力勢運足以得志當
身爭耳我不就汝求財又不受汝罪累每見殽等道從吏
卒到門輒罵詬之殽甚敬畏每未至宅數百步止與白衣
數人而進儀衛悉不自隨及至殽貶天下服其先見而劉
裕甚敬遇之
又曰燕金紫光禄大夫高平公平歆初歆伯父左光禄大
夫熙拊歆首而告之曰汝儀容偉茂志節果當有佐命之
功顯吾門者必汝也

孫嚴宋書曰許照先義興人也諸父肇坐事繫獄七年不
判子姪三十餘人照先家最貧薄專獨斷訴無日在家餉
饋肇莫非邨新家産既尽壹宅以克之肇諸子倦怠唯昭
先無有懈息如是七歳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事由此
得釋

沈休文宋書曰宗慤字元幹徵士柄兄子也年少時炳問
慤所志荅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若不富貴必破
我門户

又曰何承天叔胤為益陽令隨胤之官隆安四年南蛮校
尉桓偉命為參軍時殷仲堪桓玄等并舉兵以向朝廷承
天惧禍难未已解職還益陽

又曰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人也推家財與弟及
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

典畧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好黄老兄亡後養嫂兄子
思禮甚篤及居併門盡推財産與之由是名称

風俗通云周玘字孟王為右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人被罪
玘詣府與太守盛亮相見了不論弟子之命遂俱盡於獄
弟婦不哭其子但哭孟王由此為高

曹瞞傳曰太祖一名吉利自阿瞞少飛鷹走狗遊蕩無度
其叔父數言之於嵩操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
亡叔父恠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驚愕乎
操操曰貌如故嵩曰叔父言汝中風為已差乎操曰初不

中風但失愛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後叔父有告嵩終
不復信操於是益得肆志
陳留耆舊傳曰高眷字孝甫敦厚少文華有沉深之量撫
育孤兄子五人恩義甚篤琅邪相何英嘉其行履以女妻
焉
又曰爰彌字伯仁年十歲叔父蘭部濟陰從事與御卒俱
獵縣送酒肉彌不肯嘗問其故荅曰聞之於諸侯夫臨其事
不食其食蘭然其言還而不受貞潔之質由是以彰也海
內先賢傳曰故南郡太守南陽程堅体履仁孝秉志清潔
少讓財兄子仕郡縣居貧無資摩鏡自終
襄陽記曰龐統字仕元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唯德公
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司馬德操與談既而歎曰德公誠之
人此實盛德也
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陰嵩字文王南陽新野人衛尉興
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婉順温良節儉王莽
末義兵初起乃與叔父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
弃官張瑩
漢南記曰北海靖王興性敦篤仁厚長有明畧兄弟少為
光武所撫育恩愛如子
劉彪明燉煌實録曰氾固字孔完大將軍掾純之孫也推
家財百万與寡弟婦二百万與孤兄子於是三府競辟皆
不就

張隲文士傳曰桓驎字元鳳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精察好學年十三四在焉坐有宿年客焉告之曰吾此弟子頗有異才今已涉獵書傳殊能作詩賦君試為口賦詩與之客乃為詩曰芊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字今則桓生參差等蹤異世齊名驎即荅曰邈矣芊羅超等絶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吁予憃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字俯愧前言

傳子曰傳嬰字南容奉寡嫂甚謹食孤姪如赤子

世説曰郗鑒遭永嘉喪亂窮餒鄉人共飴之公常携兄子外甥周翼二小兒往食鄉人曰各自窮餒以君賢之共欲存君耳恐不能兼飴公於是獨往食輒含飯着兩頰還吐與二兒後鑒亡翼時為鄫莫侯縣解職歸席苦於公灵心

喪三年

又曰謝太傅寒雪日内集與兒女講論文義俄而雪驟公欣然曰白雪紛紛何所似兄子胡兒曰散鹽空中差可擬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風起公大笑樂即公大兄奔之女左將軍王羲之之婦也

伯叔母　姑　伯叔母　從伯叔　族父

爾雅曰父之兄妻爲世母父之弟妻爲叔母

禮記曾子問曰婚礼記既納幣有吉日女之母父死則如之何孔子曰壻使人吊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父喪稱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又雜記曰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絶地姑娣妹之大功踊絶於地如知此者由文矣哉

家語曰孔子之舊人曰原壤其叔母死夫子將助之以木
子路曰由也昔聞諸夫子母交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之
已如何姑且已止孔子曰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舊故非交乃為交故交非舊也同志吾其往及之為槨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
於音也遂歌曰狸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之隱
陽不聞以過之子路曰夫子屈節而極於此失其舉矣豈
未可已乎孔子曰吾聞之親者未失其為親也故者未失
其故也禮記亦載称原壤之母也
蜀志曰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靖與共公書曰世路
喊夷禍亂遂尔駕怯偷生自竄蛮貊成閣十年吉凶禮廢
涉南海循岸渚五千餘里復遇疫疾伯母殞命并及群從
自諸妻子一時畧盡復相扶持前到此郡追計為兵害及
病亡身十遺一二生民之艱辛苦之甚豈可具陳哉
晋書曰羅含字君章桂陽人也含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
少有志尚晝夢卧一鳥文采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
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才章自後藻思日新
又曰餘杭婦人經年荒賣其子以和夫之兄子吳興太守
孔棐薦之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
孫也出後叔父徒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嘗得
瓜果輒進叔母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
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益母

三徒以成仁曾父烹豕以教豈我居不卜隣教有所闕何
尔魯鈍之甚也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泣涕
謚乃感激就卿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殆居躬自稼穡帶經
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自號玄晏先生
又曰羊耽妻辛氏字憲英隴西人鍾會爲鎮西將軍憲英
謂耽從子祐曰鍾士季何故西出祐曰將爲滅蜀也憲英
曰會所縱非持久處下之道吾畏其他志也會果反祐嘗
送錦被憲英嫌其華反而覆之
又曰杜有道妻嚴氏字憲京兆人貞淑有識量生子植植
從兄預爲秦州刺史被誣徵還憲與預書戒之曰諺曰忍
辱至三公卿今何謂辱矣能忍之公是卿座預後果爲儀
同三司
三十國春秋曰羊祜年十五而孤事伯母蔡氏以孝聞蔡
氏每歎曰羊叔子何謂能養今顏叔子也其諸葛孔明之
亞乎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陳郡陽下人衛將軍晦弟三兄幼孤
叔母劉氏撫育有恩同於至親

從伯叔

爾雅曰父之從父昆弟爲從祖父
吳志曰朱異字季文爲陽武將軍孫權與論攻戰辭对称
意權謂異從父驃騎將軍據曰李知季文憎鳩外切定見之
復過所聞

臧榮緒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少孤爲從叔司空昶所養沉
事昶如父
虞預晉書曰王渾從子浚字彭祖司空王沉賤嬖也少時
不爲親黨所知渾謂弟深等曰卿等莫輕彭祖此兒平世
不減方州牧伯乱世可謂都督三公懷愍之世果爲幽冀
都督位至昺輔如渾所說
晉書曰王虎之字叔虎從伯導曰選曹欲以汝爲尚書郎
汝幸可作諸王佐耶虎曰多少既不足計相當任之於時
至於超遷是所不顧
又曰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深為伯敦導所器
重

又曰魏舒字陽元任城人也身長八尺二寸姿望秀偉飲
酒石餘而遲純質朴不爲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衡有名
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每歎曰舒堪數百户長顧畢矣
舒亦不介意後遷至司徒劇陽子
又曰檀憑之字慶子高平人少有志力閨門邕肅為世所
称孤從兄子歆兄弟五人皆雅弱憑之撫養若已所生
又曰荀崧從弟馗早亡二息序廞許金切年各數歲崧迎與
其共居恩同其子太尉臨淮公荀顗國廢絶朝廷以嵩屬
近欲以崧子襲封崧哀序孤微乃讓封於序論者称焉
宋書曰謝景仁陳郡陽夏人也衛將軍晦從叔父也祖據
太傅安弟父兄宣城内使景仁博聞強識玄每與之言不

倦也

又曰王誕字茂世琅琊臨沂人也少有才藻晉孝武崩從叔尚書令珣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誕曰尤少序節物一句因出本示誕誕攬筆便益之接其冬秋代變後云霜繁廣除風迴高殿珣嗟歎清挍因而用之拜祕書郎

宋齊語録曰梁特進沈約撰史王希舸嘗問約曰從叔太常何故当傳約戲之曰賢從叔者何可載荅曰從叔唯忠與孝君當不以忠孝為美約者慙色

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末年載數車與王粲粲亡後粲子預覩諷又被誅邕所與粲書悉入粲從子景宇長緒崔鴻前涼録曰范績字弘基績幼有名称族叔上洛太守毗枏其首曰汝吾宗千里駒也歷仕三朝士友服其清亮舉秀才為郎中遷中都謁者

族父

爾雅曰釋親曰父之從祖昆弟為族父

後漢書曰侯覇字君房河南密人族父淵以官官有才辯任職元帝世佐右顯等領中書號曰太常侍

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下鄳人也鄳音育少孤依族父伯姑益州牧劉璋母也

晉書曰顧和字君孝侍中衆族子也曾子容吳荆州刺史祖相臨海太守和二歲喪父惣角便有志操族叔榮雅之重曰此吾家騏驥與吾宗者必此子也時宗人球亦有令

問爲州別駕榮謂之曰卿逮步君孝超鄉矣
陳留志曰阮武字文業魏末爲清河太守族子籍在總角
未知名武見而偉之以爲勝已明於知人皆比類也

姑

釋名父之娣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已爲久故之人也
廣雅曰姑謂之威威故也
說文曰威姑也
爾雅曰父之姊妹爲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曾祖王父之
姊妹爲曾祖王姑高祖王父之姊妹爲高祖王姑父之從
父姊妹爲從祖姑父之從祖姊妹爲族祖姑
毛詩曰泉水衛女思歸也閔我諸姑遂及伯姊父之姊妹稱姑先生
曰姊笺云寧則又閔姑及姊親其類也先姑後姊尊姑也
禮記曲禮曰姑姊妹女子已嫁而返兄弟不與同席而
坐不與同器而食
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恩蓋有受我而厚之者
左傳僖上曰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
占之曰不吉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
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震爲本离爲火爲
震妹於火爲姑謂我姪者吾謂之姑謂子圍質於秦也
漢書曰成帝班婕妤薨之姑也
後漢書曰桓曄字文林姑爲楊賜夫人父鴈卒姑赴哀將
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終無

所言號哭而已賜遣吏祠因縣發取祠具辭拒不受後每
至京師未嘗舍楊氏
晉書曰阮孚母祖姑家胡婢也父咸通之生孚咸遺姑書
曰不意今日遂生胡兒姑答曰靈光殿賦云胡人遠集於
上楹便可以遥集為字咸從之
列女傳曰魯義姑者魯野人之婦也齊攻魯至郊遥見一
人携一兒抱一兒及軍至乃弃抱者而抱携者將欲射之
遂止而問曰所抱者誰之子對曰兄之子所弃者誰之子
已子也妾見大軍至不能兩全遂弃所生之子軍曰子之
於母甚痛於心何弃所生而抱兄子對曰子之於母私愛
也姪之於姑公義也夫背公而向私者妾不為也於是齊
軍遂止曰魯郊有婦人在伐魯君聞之賜束帛號曰義姑
又曰梁宣節姑者梁之婦人也其室失火兄子與已子三
人在内入乃取兄子輒得其子又火盛不復得入婦人將赴
火其友曰本取兄子卒設得已子至於中心亦已足矣何
至赴火婦曰梁國豈可以户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名
見弟兄吾欲復投吾子又失母之情掩言不生遂赴火而死
君子曰可謂節姑也
先賢行狀曰蔡伯喈母袁曜卿之姑女
又曰鍾元皓妻李膺之姑也生子覲與膺同名

宗親部四

兄弟

釋名曰兄荒也荒大也故青徐人謂兄曰荒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

說文曰兄長也

周易曰家人封曰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尚書五子之歌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

大禹之戒以作歌

又君臣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又康誥曰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孔安國曰封康叔名称小子明當受教訓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弗敢悔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

爾雅曰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

又曰張仲孝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

毛詩棠棣曰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棠棣之華蕚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褒矣兄弟求矣鴺鴒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儐爾籩豆飲酒之飫兄弟既具和樂且孺

又何人斯曰伯氏吹塤仲氏吹篪土曰塤竹曰篪云伯仲喻兄弟也

又頍弁曰爾酒既旨爾肴既嘉戔云旨嘉皆美也汝酒已美矣汝餚已美矣何以不用與族人燕也言其知能具其禮而弗為之也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又泯曰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又葛藟曰綿綿葛藟在河之湄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又曰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家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有杕之杜其業湑湑獨行踽踽豈無

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
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煢煢豈如他人不如我同姓
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又六月曰四牡騤騤則君臣缺矣皇皇者華騤則忠信缺矣
棠棣騤則兄弟缺矣
又陟岵曰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
皆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又曰水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又曰黃鳥刺宣王也刺其以陰礼教親而不
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
至聽兄弟之下固昔也黃鳥黃鳥無
兄

又斯干曰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
又行葦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又角弓曰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信讒佞骨肉
相怨故作是詩也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
矣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為瘉
失道之公不制祭仲諫之公弗聽小不忍而致大亂焉將
仲子兮無踰我墻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
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又揚之水曰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汝無信
人之言人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
無信人之言人莫不信

又皇矣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又蓼蕭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悌宜兄宜弟令德壽考為兄亦兄為弟亦宜

禮記王制曰兄之齒德鷹行朋友不相踰

又檀弓曰子柳之母死子願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實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周禮春官曰太伯之職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脤膰祭社稷宗廟之肉也賜以同姓之國同福祿也兄弟有供先王者也魯定公十四年天王使石尚來歸脤也

儀禮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亶誠也古文亶為禪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左傳桓公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頤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社預曰公子馮穆公子也穆公卒殤公即位又襄公曰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甚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

勞且不敢問（社預曰傳言獻子支干兄且不隱其實也）

又曰文上曰穆伯如莒莅盟且爲襄仲逆及鄢登城見之美（鄢城莒邑）自爲娶之仲請攻之文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惠伯叔子孫也）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爲亂於外爲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平二子也）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還莒女色）復爲兄弟如故

又文下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声已不視帷堂而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惠伯叔彭生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灾祭敬喪哀親雖不同母絶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

又昭元曰秦后子有寵於栢如二君於景（后子秦栢公子景公母地鍼也）（其權寵如兩君也）其母曰弗去懼選鍼適晉其車千乘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后子亨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取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焉

又隱公曰鄭莊公弟共叔段居京謂之京城太叔祭仲諫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無使滋蔓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也

又襄二曰吳諸樊既除喪將立季礼（社預曰礼諸樊弟也）辭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礼雖不才願附於子減以無失節固立之弃其室而耕乃舍之傳言李礼之讓且明吳兄弟相傳

又曰兄弟天倫兄前弟後天之倫次

論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包氏曰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也

又曰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馬融曰切切偲偲怡怡和順之皃也

又為政曰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

又顏淵曰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鄭玄曰牛兄桓魋行惡死喪死曰我為无兄弟

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於人恭而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包氏君子疏惡而交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礼親之

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乎遂逃去叔齊不肯立而追之國人立其仲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養老往歸焉

又曰信陵君無忌謂魏王曰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不顧親戚兄弟禽獸耳故太后毋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若此而況於仇讎之國乎

又曰漢五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數使使勞苦丞

相蕭何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靈蓋數使勞苦君者有疑
君心焉為君計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君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何從其計漢王大悦
又曰卜試者河南人也以田畜為事親死弟有少弟弟壯
弟脫身出分獨取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弟入山牧
十餘歲羊至千餘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生弟輒復分與
弟者數矣
又曰周公旦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
居多
又曰朱公居於陶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告其少弟生往
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
朱公長男請欲行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令弟有
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公從
之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
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也顧有所不能
心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难顧重弃財至如少弟者
生而見我富乘堅駟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弃之
日前吾所以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弃財而長者不能故
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固已望其喪之來
也
又曰蒙恬弟毅仕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蒙恬任外
事而毅常為內謀名為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

又曰漢王滅項籍立為皇帝田橫俱誅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高帝聞之以為田橫兄弟本是齊人賢者多附焉乃使赦田橫罪而召之田橫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尊今漢王為天子而橫乃為亡虜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與弟併肩而事主縱彼畏天子詔不敢動我獨不愧於心乎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曰嗟乎有以也匹夫起布衣兄弟三人更王豈不賢哉為之流涕

又曰季布弟季心氣盖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當是時季布一諾心以勇著聞

又曰衛青為侯家人少時歸其父父使牧羊先母之子皆奴畜之不以為兄弟數青嘗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曰貴人也官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幸矣何得封侯

漢書曰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少時家貧好讀書有田三十畝與兄伯居伯常耕曰縱平游學

又曰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武兄弟五人皆為郡縣敬憚之

又曰田蚡封武安侯為丞相召客飲坐其兄盖侯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

又曰丞相常賢封扶陽侯長子方山早終次子弘少子玄成初弘為太常丞職奉宗廟典諸陵邑煩劇多非過父賢

以弘當爲嗣故勑令自免弘懷謙不去官及賢病篤爲竟
坐宗廟事繫獄罪未決家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不肯言
於是賢門生博士等與宗室計議共矯賢令以玄成爲後
賢薨玄成在官聞喪又言當爲嗣玄成深知其罪賢雅意
即楊爲病狂妄突語士大夫多疑其欲讓爵遂兄者丞相
不能明教化因入傳舍閉閤思過於是訟者自髡肉袒謝
罪
封侯
又曰嚴延年兄弟五人有吏財至大官東海號其母曰万
石嚴嫗
又曰金日磾兩子賞逮俱為侍中與昭帝略同年共臥起
賞爲奉車逮附馬都尉及賞賜佩兩綬上謂霍將軍曰金
氏兄弟兩人不可使俱典兩綬耶霍光對曰賞自嗣父為侯
耳上笑曰侯不在我與將軍乎光曰先帝之約有功迺得
封侯
又曰張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留別邑在魏租
入稅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能久堪先人大國
數上書讓減户邑又因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天子以
為有讓迺徙封平并一國户口如故而租稅減半
又曰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吳人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
敬敦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受

居喪哀戚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勵群臣義足以厚風俗
宜備近臣遂是擢為諸曹侍郎中郎將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后諱聖通真定藁人也為郡著姓
父昌讓田宅財產數万與母弟國人義之
又曰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也援三兄況余員並有才
能援年十二而孤少有大志諸兄奇之嘗受齊詩意不能
章句迺辭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
示人以朴直從所好會況卒援行服暮歲不離墓所

宗親部五

兄弟中

後漢書曰徐防卒子衡當嗣讓封於其弟崇數歲不得已
乃出就爵
又曰封觀者有志節當舉孝廉以兄名位未顯恥先受之
遂称風疾喑不能言火起徐出避之忍而不告後數年兄
得舉觀乃稍損而仕州郡焉
又曰鍾浩字秀明潁川長社人皓少以篤行称公府連辟
為二兄未仕遷隱密山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
又曰袁譚欲更攻弟尚問王脩曰計安出曰兄弟者左右

手也譬人將鬬而斬其右手曰我必勝若如是者可乎夫
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
又曰許荊字少長會稽人也祖父武太守第五倫舉為孝
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謂之曰禮有分異之
義家有別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產以為三分武自取肥細
廣宅第所得並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尅讓而鄙武貪楚晏
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為兄不肖盜壺竊
位二弟年長未預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產
所增二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
又曰童恢弟翊字漢文名高於恢宰府先辟之翊揚喑不
肯仕及恢被命乃就孝廉
又曰繆形字預公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
弟遂求分異又數有訐爭之言形乃掩戶自撾曰繆形汝
脩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素何不能正其家
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為敦睦之行
又曰李充字大遠家貧兄弟六人同衣迭食妻竊謂充曰
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願思分異充偽酬之曰當醞酒具
會請呼鄉里內外克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
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使呵叱其婦遂冷出門婦銜涕而
去
又曰王莽以崔篆為建新大尹篆不得已乃歎曰吾生無
妄之世值洗五叫切羿之君上有老母下有兄弟安得獨潔

已而危所生哉

又曰班固以父虎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繫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固弟超恐固為郡所覆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詔召校書郎徐蘭墓令史

又曰顯宗問班固卿弟安在固對為官寫書受直以養老母帝乃除超為蘭臺令史

東觀漢記曰丁鴻父綝從征伐鴻獨與弟盛居憐盛幼少而共寒苦又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書不報既葬乃住襄經於家廬而去留書與盛曰鴻貪經書不顧恩義弱而隨師生不供養死下飯唅皇天祖称並不祐助身被大病不任羊土前上疾狀頗辭爵章不報迫於當封謹自放

又曰趙孝字長平逮武初穀食尚少孝得穀炊將熟令弟禮夫妻出比還孝夫妻共蔬食禮夫妻歸輒獨飯之積久禮心惟之疑後掩伺見之亦不肯食遂共蔬食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又曰劉愷字伯豫以當襲父爵讓與其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奏請絕國上美其儀特優加之

又曰孔奮篤於骨肉弟章在洛陽為諸生分禄供給其粮用四時送衣下至腊燭每有所食其美輒分減以遺章

又曰鄧虎字伯智南陽人也父邯世祖中興從征伐以功
封鄲侯虎少修孝行厲志清高與同郡宗武伯翟敬伯陳
綏伯張弟伯同志好齊名称南陽五伯虎以嫡長為世子
邯薨虎當嗣爵讓國與異母弟鳳明帝高其節詔書聽許
鳳襲爵虎仕州郡
又曰朱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
方領能行步辭言閑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知其意酌
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
也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
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侍以舊恩而俾侮之勃愈
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焉

又曰梁商字伯夏安定烏氏人常曰多藏厚亡為子孫累
每租奉到及兩宮賞賜便置中門外未嘗入藏悉分與昆
弟中外
又曰吳漢嘗出征妻子在後置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
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以分與昆弟外家
又曰劉敞曾祖節侯買以長沙定王子封於零道之舂陵
侯敞父仁嗣侯以舂陵地勢下濕有山林毒氣上書求減
邑內徙元帝初平四年徙南陽之白水鄉猶以舂陵為國
名仁卒敞謙儉好義推父財金寶財產與昆弟荊州
上其義行拜渡江都尉
又曰郭況為城門校尉況皇后弟貴重賓客輻湊而況

恭儉謙遜遵奉法度不敢驕奢
又曰鄭均字仲虞任城人也治尚書好黃老潛自無欲清
靜自守不慕遊宦兄仲為縣游徼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
聽即脫身出歲餘得數萬錢歸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為
坐吏贓終身損棄兄感其語遂為廉潔稱清白吏
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父為武陵太守卒官時恭年十
二弟平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絕聲郡中賻贈無所受及歸
服喪禮過成人恭憐平小欲先就其名託疾不數仕郡以
禮請謝不肯應母強之恭不得已而行因留新豐教授平
舉秀才恭乃始為郡吏
又曰鄧悝字叔昭安帝即位拜悝城門校尉自延平之初
以國新遭大憂故悝兄弟率常在中供養兩宮北上疏自
陳愚闇糞枿幸得遭值明盛兄弟克列顯位並侍帷幄豫
聞政事無拾遺一言而動以補萬分而久在禁省日月盈
長罪責日深准陛下哀怜

不食魚肉之味婦親蠶桑服機杼子
躬耕農與兄弟子同苦樂不得有異鄉里慕行化
又曰馬防兄弟二人皆各六千戶
又曰張純封武始侯有子根奪及純病勑家丞翕曰無功
於國偏蒙大恩爵不當及子後嗣純薨大行移書問嗣上
奮中无二年詔書封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疾令翕

立後臣時在河南家廬臣見純前告翕語自以兄弟不當
蒙襲爵之恩願下有司詔不聽奮既嗣爵謙儉節約閨門
和平
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為郡族姓堪早孤讓先
父餘財數百萬與兄弟
又曰姜肱字伯淮兄弟三人皆以孝行著肱年長與二弟
仲海季江同被卧甚相親友及長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
自離以季嗣立乃更往就室學皆通五經兼明星緯
謝承後漢書曰郭賀字惠公潁川楊翟人也鎮延慰以功
封定疑侯薨賀當襲爵上書讓與弟時詔書不聽遂竄逃
匿三年孝順皇帝下大鴻臚切責州郡求賀強使就封國
魏志曰袁述與紹有隙又與劉表不平而比連公孫瓚紹
與瓚不和而南連劉表其兄弟携二舍近交遠如此
魏略曰夏侯楙在西征時多畜衆妾公主由此與楙不知
其後郡弟不遵禮度楙數切責弟惧見治乃共構楙意欲
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為誹謗之言不與實
相應此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讒構冀不待實耳且伏
波與先帝有定天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以為然
乃發詔問本為公主作表者果其群弟臧子洛欲構疏
楙使不見信
又曰太傅司馬宣王父病曹爽攝政李豐依遠時有謗書
曰曹爽之勢熱如湯太傅父子冷如冰李豐兄弟如游光

吳志曰諸葛瑾字子瑜琅邪陽都人也為孫權長史建安二十年權遣瑾使蜀與其弟亮但公會相見退無私面

又曰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也翻少好學有高志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書與曰僕聞琥珀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針不亦宜乎客得書奇之由是見稱

蜀志曰糜竺弟芳為南郡太守與關羽共事而私好貲二叛迎孫權羽用覆敗芳面縛請罪先王慰喻以兄弟罪不相及崇寵如初

晉書曰衛權有六男無爵悉讓二弟遠近稱之

又曰劉寔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弟知字子房貞潔有兄風為潁川太守平原管輅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與寢矣

又曰何准字幼道穆章皇后父也高尚寡欲弱冠知名州府交辟並不就兄充為驃騎勸其令仕准曰弟五之名何減驃騎准兄弟中第五故有此言

又曰周顗字伯仁性寬裕而友愛過人弟嵩嘗飲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不策耳

又曰戴逵字安丘處士達之弟逵勵操東山而遯以武勇顯謝安嘗謂逵曰卿兄弟志業何殊曰下官不堪其愛家兄不改其樂也

又曰王獻之嘗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俗事

獻之寒温而已既出客問安王氏兄弟優劣安曰小者佳客問其故安曰吉人之辭寡察其言故知之嘗與徽之共在一室忽然火發徽之遽走不遑取履獻之神色恬然徐呼左右扶出

又曰散騎常侍祖納初與弟約不睦中宗甚任約疎納納乃言於中宗曰約人外有國士之形內懷凌上之性抑而使之可也若假其權必為乱階中宗弗納納遂以兄弟相謗免官及後約為逆論者始知納忠誠

又曰顏含少有操行兄幾停喪在殯降夢云復活一門咸夢經時不已含時尚少乃慨然判曰今靈異至此豈可孤抑開棺之痛熟與不開乃共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存亡不別含於是棄絶人事逢首屏氣以就哺養于時人士皆歎其至行並饋餉之含謝而不受經十三年竟不起疾

宗親部六

兄弟下

晉書王覽字玄通母朱氏遇前妻子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于成童每諫其母母少止免霣祥漸有譽時朱氏密使鴆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氏遽奪交之自後朱氏賜祥饌覽輒先嘗又曰庾冰字季堅兄亮以名德流訓冰以雅素垂風諸弟相率莫不好禮為世論所重亮常以為庾氏之寶又曰荀組字大章于時天下已亂組兄弟貴盛惧不容於世雖居大官並諷議而已

又曰謝安弟萬爲西中郎將總藩任之重安雖處衡門其名猶出萬之右自然有公輔之望

又曰華悝字道弘少矣父事母至孝年十三值年飢穀貴悝蔬食而母甘肥不絕又撫育孤弟友愛甚至稱爲慈兄由是少有声譽

又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佩力工相之以爲必三公可服此刀虔謂別駕王祥曰苟非其人力或爲害鄉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辭之固強乃受及祥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足稱此刀故以相與覽則導之祖

王隱晉書曰祖逖字士稚范陽人與弟約將母詣洛交結人流逖舅程玄良良弟儁弟收並臺郎州郡有勢於洛更共扶讚兩甥故並陸清途逖初爲司州主簿舉秀才爲大司馬齊王柬有將帥之風

宋書曰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弟友睦之行世莫能及口不言人長短兄曜好臧否人物每言論常以他語亂之又曰蔡廓奉兄軌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如軌有所資須悉就典者請焉從高祖在彭城妻郁氏求憂服廓荅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奇軌軌時爲給事中

又曰謝景仁愛其弟朗胡切耳而憎弟述嘗設饌請高祖命朗預坐而高祖召述述智景仁夙意又慮非高祖命之請急

不從高祖馳遣呼述須至乃歡及景仁有疾述盡心視湯藥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旬景仁深懷愆愧也

又曰張暢弟收為猘音冀大所傷醫言食蝦蟆鱠即愈收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收因啖得差

又曰庾登之字元龍潁川隲陵人也少以強濟自立為吳郡太守坐事免官弟炳之為臨川內史登之隨弟之郡優遊自適

又曰江夷字茂遠濟陽考城人也夷少自操厲為吳郡太守以兄疾去官後遷右僕射

又曰陶潛與弟子書以言其志并為訓戒曰汝輩稚小家貧無役柴水不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荊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位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紀稚春晉時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汝其慎哉

又曰孔顗字思遠不尚矯飾服用麗敗終不改易時吳郡顧顗之亦尚儉素衣喪器服皆擇甚陋者宗世清約稱此二人顗弟道存從弟微頗營業二弟請假東還輜重十餘舫皆是絹紙席之屬顗見之命上置岸側命左右取火燒之盡乃去道存代顗為江夏內史時都兄米貴道存慮顗

甚之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顗呼吏載米還彼吏曰都下
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又曰蔡廓罷豫章郡還起二宅先成東宅與弟軌
又曰徐湛之年數歲時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壞左右
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歎其幼而有識
又曰謝弘微寬重有雅量不以喜慍改色有蔡湛之者及
見太傅兄弟謂人曰弘微兒數類中郎而性似文靖
齊書曰衡陽元王道度太祖長兄也與太祖俱受學雷次
宗宗帝問二兒學業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
璞也
又曰劉璡兄懿夜隔壁呼璡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
應懿問其久璡曰向束帶未竟其操如此
又曰張岱少與兄太子中舍人寅新安太守鏡征北將軍
永廣州刺史辨知俱名謂之張氏五龍
隋書曰盧昌衡小字龍子風神澹雅容止可法博涉經史
工草行書從弟思道小字釋奴宗中俱稱英妙故幽州為
之語曰盧家千里釋奴龍子
唐書曰温大雅歷遷黃門侍郎疾博弟為書中侍郎對居
近侍議者榮之高祖從容謂曰我起義晉陽為卿一門耳
大雅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葬於此地害兄之福弟大雅
曰若得家弟永康我將含笑入地葬訖歲餘而卒
又曰張嘉貞為并州長史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開元

初因奏事至師京上聞其善政數賞慰嘉貞因奏曰臣少孤兄弟相依以至今日臣弟嘉祐今授鄯州別駕與臣各在一方同心離居寤絶万里乞移就臣側近臣兄弟盡力報國死無所恨上嘉其友愛特改嘉祐為忻州刺史

又曰常述弟逭學業亦亞於述尤精三禮與述對為學士迪同為礼官時人榮之

又曰張道源族孫楚金少有志行事親以孝聞初與兄越石同預鄉貢進士州司將罷越石而薦楚金楚金辭曰以順則越石長以才則楚金不如固請俱退時李勣為都督歎曰貢士本求才行相推如此何嫌讓舉也乃俱薦擢第

又曰李遜幼孤寓居江陵與其弟建皆安貧苦學衣並食講習不倦遜兄造知二弟賢日為營田成其至業建先遜一年卒兄弟同休致顯士君子多之

又曰楊汝士為劒南東川節度使時宗人嗣復鎮西川兄弟對居節制時人榮之

又曰薛膺友悌弟齊為李絳山東西道從事絳遇害齊中飛矢墜于城下膺時為左補闕聞難不及請馳馬以赴齊殁膺與兄弟棄庫處喪過禮朝之鄉大夫暨搢紳者往弟繼路聞其哀號弟者悲不能自特膺去右補闕庠去河南縣尉直弘文館與棄皆屏去外野布巾終喪蹈名教者推之續晉陽秋曰王珉有機才與兄珣並有名而声出珣右時人為之語曰法護非不佳阿彌難為兄

帝昭吳書曰劉繇長子基遭家多難嬰丁困苦潛處味道
不以為慼與群弟居常夜卧早起妻妾稀見其面諸弟敬
惮事之猶父不接交遊門無雜賓
三十國春秋曰裴楷嘗雜為別宅甚美麗楷兄欲楷便讓
之為姓有大度皆斯類也
世説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縯並有盛名各在一國子時
以為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
名瑾仕吳吳朝服其私雅
又曰謝奕作剡令有一老翁犯謝法以醇酒罰之乃至醉
而猶未已太傅時年七八歲着青布袴在兄膝邊坐諫曰
阿兄老翁可柰何故取作此謝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
耶即遣之
會稽典録曰謝淵字休德山陰人其先鉅鹿太守夷吾之
後也世漸微替仕進不繼至淵兄弟一時俱興兄姿字休
度少以質行自立幹局見称官至海昌都尉淵起於棄末
兄弟脩德貧無戚容歷位逮威將軍
又曰鍾牧字子幹牧兄騆計吏少與同郡謝瞻吳郡顧譚
齊名牧童亂時號為遲訥嘗謂人曰牧必勝我不可輕也
時人皆以為不然
三輔決録曰張宇稺之第二子也以父功當封自言兩目
失明天子信之乃封弟恭其小弟好戲無度放散家財宇
悉以數得千萬與之天子聞而嘉之又知其讓封徵拜議

即

說苑曰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曰欲立之請於公曰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曰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強以許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不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是不義而使目夷將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曰若不來是死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

楚國先賢傳曰陰興字君陵南陽新野人也拜衛尉薨朋封興長子慶為嗣陽侯次子傳為濛強侯傳弟圓冊皆為即慶少脩儒術推所居第宅奴婢財物悉分與員冊但佩印綬而已當世稱之上以慶閨門孝悌行義敦密襄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為羽林右鑑

劉向列女傳曰廣漢汝婦者汝敦之妻也居世殷富兄弟早孤而婦貪悋敦以所受田宅奴婢財物悉分與員冊但佩裁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也比獨非其有即敦曰固吾意也乃俱櫜金與兄婦婦初謂叔窮之來欲借貸有不悅之色見金而喜凡惻然感悟棄妻還金

海內先賢傳曰范冊字史雲讓財千萬與三弟

風俗通曰陳留太守泰山吳文章少與兄伯武相失二十

年後相會下邳市中爭共計鬪伯武毆之文章欲報心悽
悵手不能興動觀者哭之更相借問乃親兄也相持啼泣
觀者復曰兄校弟不得報兄向者所笑乃其義也
典論曰劉表疾病其子琪還省疾琦性慈孝琄恐琦見表
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義謂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為國
東藩其任至重今釋衆而歸必見譴怒傷歎以增其疾非
孝敬也遂遏于户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
江微陳留志曰李銓字玄機平丘人也少聰惠有志行銓
兄全前母子後母甚不愛也而衣食皆使下銓銓始年五
歲覺已衣勝兄即脫不着須兄得與同然後服之其母遂
不得有偏及長銓內匡其母外奉其兄故閨門雍睦為邦
族所稱
晉諸公讚曰高柔長子隽大將軍掾次誕歷三州刺史放
率不倫決烈過人次光字宣茂少習家業明練法治晉武
帝世為廷尉兄誕與光異操謂光小節常輕侮之光事誕
愈謹
又曰和嶠為少保散騎常侍性至儉怵嶠同母弟都素無
多稱嶠輕侮之以此為損

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一十七

宗親部七

姊妹　舅姑　娌叔

娣姒

姊妹

爾雅曰女子先生為姊後生為妹

毛詩曰泉水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禮記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上右孔子曰三二子之嗜學也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皆尚左

左傳成上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

舒有三隽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隽才雖多其何補焉遂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請留晉人殺之

又昭元曰鄭徐吳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惟所欲與犯請于二子使女擇焉子皙盛飾而入裕弊而出(皙公孫黑)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天也(子南公孫楚字)夫人歸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焉

又定上曰吳伐楚楚昭王取其妹以出涉雎水鍾建負之以後復國王將嫁季羋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

鍾建負我矣王遂使妻鍾建以為樂尸

春秋感精符曰人主含天地據璣衡七齊政秉八極父天母弟兄曰姊

史記曰聶政為嚴仲子殺韓相俠累因自披面抉眼出腸以死韓取政屍暴於市購之曰有能言殺俠累者與千金政姊嫈聞之乃伏屍哭曰是軹深井里耶政也妾柰何畏殁身之誅滅賢人之名乃大呼天者三遂死於政旁也

又曰萬石君石奮高祖問曰君有何人對曰有姊善鼓琴高祖召為宮人徒其家就戚里戚里在長安與親戚別居故曰戚里

漢書曰李延年妹絕美延年侍上酒酣歌曰北方有佳人
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不惜傾城傾國佳
人難再得武帝聞之乃召入宮
又曰泰彭字伯平為山陽太守民江伯欲嫁寡姊姊乃引
鎌自割伯因前救姊觸鎌傷姊遂亡縣正論法彭曰救無
惡志乃輕罪之
謝丞後漢書曰范冉子病往看之姊為設飯冉留錢一百
文姊使人追還之冉竟不受
又曰曹壽妻班超之妹也超字仲叔扶風人為都護在絕
域年老思入開妹乃上書曰妾兄迢逕命沙漠三十餘年
骨肉生離不復相識書奏帝乃徵還
又曰宋弘字仲子為司空姊湖陽公主新寡帝與論朝臣
美惡以觀其意主曰宋弘容德莫及帝曰方圖之後引弘
入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
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之
矣
又曰汝南袁隗妻馬融之女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運
甚盛及初成禮隗謂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珍麗對
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欲勉宣梁鴻之行者妾亦請從
少君孟光之事又問曰弟先兄舉世以為笑今處姊未適
人而君先行可乎對曰妾婦高行殊邈未遇良匹不如鄙
薄苟然而已又問南郡學窮道奧文為辭宗而所在之識

輒以資財為損何耶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
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固其宜也
蜀志曰初孫權以妹妻蜀先王孫氏性才捷剛猛有諸兄
之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劒而侍立先生心常凜凜然也
晉書曰郭奕字大業大原人遷雍州刺史有寡姊隨其之
官姊下僮僕多有奸犯而為人所糾奕按省畢曰丈夫豈
當以老姊求名遣而不問
又曰桑虞字子深衛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過禮以米百粒
糜藜藿其姊喻之曰滅性非孝子對曰藜藿雜米足以勝
哀
又曰涼州刺史羊欣姊喪未經旬車騎長史韓預強聘其
女為妻張酺為御史中丞貶預以清風俗論者称之
又曰陳統字元方弟紘字偉方俱清秀知名姊妹四人並
有美才姊適東莞徐氏生邈及二姊適同郡劉氏文章最
盛
又曰慕容垂妻段氏字元妃光禄大夫段儀女婉惠有志
操常謂妹季妃曰我終不作凡人妻季妃曰我不作痛婦
隣人聞笑之後燕王納元妃為室范陽王德聘季妃並如
其言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名道韞安西將軍奕之女也聰明有
才辯同郡張玄妹亦有才資適顧氏謝玄每之以適道韞
有濟涅者遊於二家或問之荅曰謝夫人神情散朗故有

林下之風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

宋書新野庾炎達為益州刺史携姊之官資給中分禄秩西土称之

齊書曰永興中有王氏女年五歲得毒病兩目皆青性至孝年二十父亡育女臨屍一叫眼皆血出小妹俄舐之具左眼即開愈時人皆以孝感所致也

梁典曰長廣橋者宋武帝姊昔賣鈔糴米還橋小不敢過無船得渡日晚宋武帝大飢久方見姊負米還乃謂姊曰若異日富貴當長橋此橋遂為名也

新子曰梁車新為鄴令其姊往見之值暮廓門閉遂踰鄴而入梁車新因刖其足趙成侯以為不慈遂奪璽免官

應劭風俗通曰郝原大原人人飢寒不受人衣食曾過姊家飯留五十文置席下而去

世説曰郗嘉賓死婦弟欲迎其姊還姊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也

又曰袁彖道有二姊一適殷源一適謝祖嘗語桓初宣帝恨不更有一人配卿也

王子年拾遺曰賈逵年六歲其姊聞隣家讀書日日抱逵就籬聽之逵年十歲乃諳誦六經父曰吾未嘗教尔安得三墳五典誦之乎對曰姊嘗抱于籬邊聽隣家讀書因記得而誦之

蕭韶太清記曰劉孝儀諸妹文彩艷質甚於神人也

荊州圖南北岸曰屈原之鄉里原既流放忽然歸鄉人喜悅因名南岸曰歸鄉岸原有姊聞原還亦來歸責其矯世鄉人又名其北岸曰姊歸岸

舅姑

釋名曰夫之父曰舅姑言久也父老之稱也夫之母曰姑姑言故也

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姑舅在則曰君舅君姑歿則曰先舅先姑

禮記檀弓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

又內則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鷄初鳴咸盥漱櫛笄總衣紳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箴管綿纊施繁袠大觿木燧衿纓綦履以適舅姑之所及所下氣怡声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

又曰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不敢專行也）

儀禮婚禮曰舅饗送者以一獻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酬亦如之

左傳襄元曰魯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禫以自為襯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也）

列女傳曰鄒孟軻既娶將入室其父祖而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妾竊隋在室而夫子見妾悖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

盖不客宿請歸於父母姑召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声必揚所以戒人將入户視必下恐見人過之今子察於禮而責於妻不亦遠乎孟子遂留其婦謝之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姑婦之道

娌叔

釋名曰娌叟也老稱也叟縮也人及物老皆小縮於舅也叔少也幼者稱也叔亦俶也見娌叔然却退也

爾雅曰女子謂兄之妻為娌弟之為妻婦

禮記曰禮曰娌叔不通問

又檀弓曰子思之哭娌也為位婦人倡踊

又曰娌叔之無服也盖推之遠之也

又雜記曰娌不撫叔叔不撫娌

史記曰蘇秦洛陽人從鬼谷歸大困窮因兄娌姊妹妻皆笑之不為下機秦乃閉室不出讀周書陰符後合六國從約并力相六國北報趙過洛陽車騎輜重擬於王者乃歸昆弟娌側目不敢仰視秦謂娌曰何前踞而後恭娌匍匐以面伏地謝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

漢書曰高祖長兄伯妻高祖微時嘗避事時與賓友過其丘娌丘空也無婚曰丘乃寡婦也娌厭叔引客來食佯為羮盡轃釜客封太上皇為言之高祖曰非敢忘也但其母不長者耳後七年封為羮頡侯

又曰陳平兄伯常耕田縱平遊學娌疾之不親家事或問

平食何物而肥對曰食糠粃耳婢曰有叔如此不如無伯
聞而遂其妻
晉書曰鄭休妻石氏為九族所重休前妻女既幼又休父
布臨終生屏子沈休命棄之石氏曰素何使舅之徂不存
乎遂養沈及前妻女力不兼舉九年之間三不舉子
又曰王渾妻鍾氏字琰生子齊渾嘗共琰坐濟趨庭而過
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曰若新婦得配叅軍為軍
弟倫也生子固不啻如此耳
又曰王澄字平子衍季弟也衍妻郭氏性貪鄙令婢於路
擔糞澄年十四諫郭大怒謂澄曰昔先人臨終之日以
小郎囑新婦不以新婦囑小郎因捉其衣踞欲杖之澄懼
踰窓而走得脫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聰識有才辨凝之
弟獻之嘗與賓客談議事理將屈道韞使婢白獻之曰新
婦欲與子郎解圍乃以青綾步障自敝申獻之義客遂不
能屈也
又曰晉中書令王珉與婢婢名私通婢嫉甚苦婢素善歌而
珉好執白團扇故製白團扇歌
又曰顏含字弘都婢老而失明含奉養如親束帶射侍婢
病困須蚺蛇膽求之不獲憂歎盈懷方獨坐愁苦忽有一
童子持一青囊授含含開之乃蚺蛇膽也童子出户化為
青鳥飛去含得藥成婢病遂愈

齊書曰吳逵之義興人婞亡無以具葬乃自賣為十夫傭以營葬

三十國春秋曰晉吏部郎魏衡謂姪舒曰汝後得為小縣長舒曰堪八百戶長將老婞入官舍即斯願畢矣

孟子曰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婞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婞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者禮也婞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逸士傳曰高鳳為太守所召恐不得免自言不應為吏乃與寡婞偽爭田遂免仕

世說曰阮籍婞嘗還家籍見婞與之別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設也

常據華陽國志曰汝敦兄弟共居有父母時物財婞心欲得之敦妻勸敦盡賣田宅奴婢與兄弟出別居敦後耕田得金器妻勸送與兄夫妻共往婞性嗇見金器踊躍欲留之兄感悟即去妻悉讓財物還弟弟又不受相讓積年鄰洛鼎峙記曰廬道虔後妻元氏升堂講老子道德經處弟元明隔紗帷以聽之

娣姒

爾雅曰女子同出謂先生為姒後生為娣同出為俱嫁事一夫長娣謂稚婦謂娣婦為長娣為姒婦也

左傳成下曰魯声伯之母不聘不聘無婦禮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兄弟之妻相謂為姒

又昭七曰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不許平公強使取之坐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妻也)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声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

晉書曰王渾妻鍾氏名琰太尉之孫也渾弟湛妻郗氏有德行琰雖貴門不陵郗郗亦不下琰時稱鍾夫人之禮郗夫人之法

易蠱卦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厲終吉

又家人卦曰家人嗃嗃悔厲吉父子嘻嘻吉終

儀禮曰父為長子服三年何也正禮乎上又所重也

禮記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又祭義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

左傳隱公曰衛莊公之子州吁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啮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不納於邪

又宣上曰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声不殺必滅若敖氏矣

論語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周書曰周公三捷伯禽往見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橋父道也北山有梓子道盍往觀之而伯禽往視橋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趨周公迎而撫之曰汝安見君子哉

史記曰吳起衛人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出衛郭門學其母決斷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也

又曰司馬談為太史天子逮漢家封而太使公留滯周南不得從事發憤而卒子遷適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泣曰其先郎周之大史後世中讓絕於余乎汝後為太使則續吾祖矣

漢書曰張湯杜陵人父為長安丞父出湯為兒守舍遭鼠盜肉父還怒之笞湯湯掘地熏鼠得餘肉劾鼠掠治訊鞫鞫論報取鼠磔堂下父忽視其文辭如老吏大驚異遂使書獄焉

又曰王遵字子貢涿人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

印峽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柰何數乘此俟後以疾去
及遵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曰是遵叱其
馭曰駈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
又曰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曰夜飲酒于室為中大夫惠帝
怪之令窃言曰無以請事何以憂天下窃洗沐歸具言參
怒之乃笞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
又曰路温舒字長君鉅鹿人父為里門監使温舒牧羊因
取澤中蒲截為牒編之寫書
又曰楊雄蜀人自楊季至雄五代一子也
又曰常賢字長孺魯人質朴少歡篤志於學通詩書易以
教授號鄒魯大儒為丞相費少子玄成字少翁以明經歷
位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
又曰張禹字子文河内軹人父徒家蓮勺禹為小兒數至
市卜相者奇其面貌謂禹父曰此兒多智可令經學矣
又曰陳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明春秋為太子太傅知
止足與兄子受上疏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
十斤歸鄉里請故舊賓客為樂歲餘子孫竊謂昆弟老人
勸說買田宅廣曰吾豈不念子孫哉顧有田廬足供衣食
今更增益以為盈餘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損其志愚
而多財益以為其過富者衆人怨也吾既無教化於子孫
不欲益生於怨也
又曰朱邑字仲卿廬江人少時為桐鄉嗇夫病且死囑其

于曰我為桐鄉吏其民愛我死葬之後世子孫奉祀我不
如桐鄉死且葬之民為起冢祠
又曰石奮從高祖至景帝時為九卿子等四人官至二千
石景帝尊寵號為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子孫有
過不誚讓便對按不食
後漢書曰馮伯字偉伯魏郡人曾祖楊宣帝時為弘農太
守有子八人皆為二千石魏趙間號萬石君
又曰周華字宣光汝南人子勰字巨勝自曾祖楊至勰孫
恂六代一子皆知名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人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
父到官恢欲殺青簡行以寫書祐諫曰今大夫踰越五嶺
遠在海濱其俗誠陋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威
所望此書若成即載之無所復用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
衣囊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奇之乃撫其首吳氏
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崔烈涿郡人靈帝聞鴻都門牓賣官爵烈入錢五百
萬得為司徒又拜日天子臨軒百寮拜畢會帝欣謂親幸
曰悔不至三公後声譽日減烈不自安問子鈞曰吾為三
公於議如何鈞曰嫌夫人銅臭烈舉杖擊之鈞時為虎賁
中郎服虎弁載鶡尾狠狽而赴烈罵曰死平父趨而起豈
孝乎鈞曰舜之事父也小杖受大杖走此恐陷父於不義
非不孝也烈慙而讓官

魏志曰張廣字嗣宗曹第二子也曹雅為魏武所寵諸子未勝纓並遣中使拜受官爵南鄭碑曰位尊上將體極人臣五子十室榮並爵均童年嬰稚抱拜王人命婚帝族或尚或嬪

又曰胡威字伯虎父質操厲清白為荊州太守威至荊州省之十餘日歸質賜絹一疋威跪問曰大人清高何得此物質曰俸祿之餘耳武帝問威曰卿清何如父清威曰臣不如父遠矣帝曰何帝曰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如是以不如也

又曰賈充字公閭父逵晚生言充後當有充閭之慶故名充字公閭

又曰羊祜字叔子年數歲令乳母取所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指隣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時人謂祜前身為李氏之子

又曰華嶠字叔駿少學深博為祕書監性嗜酒卒常沉醉撰漢記九十七卷其十典未成而終祕書監何邵奏嶠子徹為佐著作續成之亦未竟而卒

又曰王隱字處叔陳人世寒素父銓歷陽令有著述志每私錄晉事及公臣行狀未就而卒隱儒素自守不交權貴博學多聞受遺業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又曰孫盛字安國次子放字齊莊幼稱令惠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出獵亮謂曰君亦來耶放應声答曰

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曰欲齊何莊放曰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耶放曰仲尼生而知之者非所企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不過也

又曰庾翼字稚恭孫盛字安國翼子愛客常候孫盛盛不在見盛子放謂之曰安國在何放曰往庾稚恭家愛客曰孫氏大盛有兒如此放曰不如諸庾之翼翼既而語人曰我固得重呼奴父字

又曰袁宏為東征賦並列過江諸名德獨不載桓彝其子溫駑馬宏一時之文宗為文不欲令人顯問時並遊青山飲歸溫命宏同載因問曰君作東征賦何獨不及家君宏對曰尊公称謂非下官敢專既未遑啓不敢顯之溫疑其不實乃曰欲謂何宏曰風鑒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則殞宣城之節信而為允也溫泫然而止又不及陶侃子胡奴嘗於曲室抽刀逼問宏曰家君勲績如此云何相忘宏急荅曰精明百鍊在割能断功以濟時職以靜　長沙之勲為史所讚胡奴乃止

又曰謝尚字祖仁豫章太守鯤之子也八歲神晤夙成鯤嘗携之或曰此兒一座顏回也尚應声曰座無尼父誰識顏回一席之賓莫不驚異

又曰王述字懷祖遷尚書僕射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子垣之諫曰故事應讓述曰汝為我不堪也垣之曰　也讓自美耳述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也垣之為栢溫府

温子欲求婚于王因垣之言其父坦之乃還家省父而述
愛坦之雖長大猶抱之於膝上坦之乃言婚事於述人怒
遽推坦之於膝下曰汝竟癡也鉅可視面妻以兵乃止
又曰阮籍謂王渾曰濬中清當非卿也倫共鄉言不如共
阿戎談及戎子遇有美名少而肥大戎令養糖轉益肥也
又曰王祥二子烈芬並知名為祥所重愛同時而病將亡
遺囑烈欲還葬舊土芬欲留葬京邑祥涕泣曰不忘鄉仁
也不戀本達也唯仁與達二子有焉
又曰王衍裘幼子山簡甥之衍悉不自勝簡曰孩抱中物
何至於此衍曰聖人忘情下人不及情情之所鍾正在吾
輩也簡服其言更為之慟

又曰魏舒字陽元為司徒子混字延廣有才行為太子舍
人年二十七卒胡野咸為舒惜舒每哀慟退而難曰吾不
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更不復哭
又曰胡毋輔之字彦國嗜酒子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
而恢縱過之至酣醉時常自呼其父字輔之不以介意世
以為狂
又曰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苞之少子也生於
小名齊奴少敏惠勇而有謀父苞臨終分財與諸子獨不
及倫其母為言之苞曰此兒雖少後自能致
又曰郗超字景興一字嘉賓父愔為司徒愔事道超奉佛
愔又好聚積錢數千萬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性好施一日

之中散與親故都盡桓溫辟為征西大將軍掾溫憚不軌
超為之謀轉司徒左長史而卒初雖黨桓氏以惜忠於王
室不軌之事不令惜知將士出一箱書付門生曰本欲焚
之恐公年老必傷愍為斃我亡後若大損寢食可呈此箱
不爾郎便焚之惜後果哀悼成病門生依旨呈之則悉與
溫往反密計悉見惜於是大怒曰小子死恨晚矣更不復
哭

又曰庾永字季堅都督江荆七郡軍事子龔常貸官絹十
疋永怒捶之市絹十疋還官

又曰王濛字仲祖父汭字文開為淦令美容姿嘗覽鏡自
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

又曰王導字茂弘子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
甚愛之常與悅弈棊爭道笑曰相與有瓜葛那得爾耶
導性儉帳下甘果爛敗令葉之云勿使大郎知悅為中書
郎先導卒導先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備矣尋
掘地得錢百万意甚惡之一一皆藏閉及悅疾篤導憂念
特至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披甲持刀導問是何
人曰僕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為請命故来耳導因求之食
至数斗食畢謂導曰中書命盡非可救也言訖不見悅亦
殞絕

又曰劉殷字長盛新興人有子七人五人各授一經其一
子授太史公記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北州之

學殷寔為盛門
又曰索靖子琳字巨秀少有群逸之才靖每曰琳宗廟之器非簡礼之用州縣之任不足汚吾兒也
又曰戴若思廣陵人父昌會稽太守若思往武陵時郡人潘京素有理望識鑒父遣若思潘稱若思有公輔之才
又曰王獻之字子敬羲之子也謝安甚欽之請為長史因問獻之曰君書何如家君答曰固不同安曰外論不爾對曰人那得知獻之嘗書羲之自後掣其筆不得嘆曰此兒當有大名又以掃帚沾泥書大字方一丈甚以為工
宋書曰戴顒字仲若淮南人父逵善琴顒乃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殁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五部顒又製長弄一部並傳於世
齊書曰世祖常問王儉當今誰能作五言詩對曰謝朓得父之膏腴
梁書曰謝朓祖弘微宋太常卿父莊齊光禄朓十歲能屬文莊多遊山水賦詩使朓命篇覽筆便就王京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莊笑曰真吾家千金
又曰王僧孺父延年加為常侍僧孺五歲父交饋延年柰者先與僧孺僧孺曰大人未見不敢先嘗不受之
又曰郝惲字文暢父世隆善彈琴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聲嘗感傷夏思後因之變體為吉曲

家語曰吳延陵季子聘于上國其長子死葬於嬴博之間
敛以時服其坎深不至泉其高可隱孔子曰延陵季子之
合禮者也

列子曰魏人有東門吳者年四十一子來之而不憂其相
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無憂今子不憂其相吾嘗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又奚憂焉
呂氏春秋曰晉平公問祈黃羊曰國無尉其誰可乃云其
子羊君子開之曰祈黃羊可謂至公矣

三輔要録曰常康字元將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
見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敎偉世之器也昨日又見元
將來懿性真實文敏志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出于

老蚌

郭子曰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惠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
呼脩脩為設果果有楊梅脩指示兒曰此君家之果耶脩應
声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歟

姓氏英賢録曰宋顏竣字士遜少有令名太祖問其年近
之曰諸子誰有鄉風近之曰竣得臣筆測得臣又更得臣

義濯得臣酒

世説曰豫章太守顧邵雅之子也在郡卒雅時盛集賓客
自與客碁而信至無兒書雖神色不変而心了其故以爪
掐掌流血沾褥客散方嘆已無延陵之高豈有喪明之痛
於是豁然神氣自若

又曰客有問陳季方曰足下家君有何功德而荷天下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於太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淵上為甘露所沾下有淵泉所潤富此之時焉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宗親部九

孫　女　子壻

孫

爾雅曰子之子為孫孫之子為曾孫曾孫之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言有往之親來之）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後也）昆孫之子為仍孫（仍重也）仍孫之子為雲孫（言輕遠若浮雲）

毛詩文王有聲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

禮記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尸（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子不可以為王父尸

又雜記曰祭稱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史記曰張蒼又不滿五尺蒼長八尺蒼子復長八尺餘孫類長六尺

後漢書曰龐參字仲連綏氏人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有奇節隱教參到先後之棠不言但授薙一大本水一盆致于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户下 見逸民部

又曰虞詡字升卿陳國人孝養祖母縣舉爲順孫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貴車馬填門粲在門邕倒屣迎之粲年幼貌弱短小一座皆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所有書籍當悉與之

晉書曰張憑字長宗祖鎮蒼梧太守憑年數歲鎮謂其父曰我不如汝汝有佳兒憑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乎

又曰李密字伯令父早亡母改醮祖母劉氏躬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有假郎講學忘疲師字醮周周門人方之游夏太始初徵爲洗馬密以祖母年老上表自陳曰母孫二人更相爲命 見祖母門中

又曰李胤字伯祖敏爲公孫度所迫浮海莫知所終子娶妻生胤遂絶房内以憂卒胤以祖不知所亡設木主以事之由是顯名

宋齊語録曰虞愿字士恭會稽人祖爲給事中中庭有橘

樹冬熟子孫爭取愿獨不取祖及家人並異之
又曰張元字孝始祖喪明三年元每夏夜讀佛書以求福
祐後見藥師經云盲者得視遂請七僧燃燈七日七夜轉
藥師經行道每自責曰爲孫不孝使祖喪明今已燈施普
照法界願祖目見明元求代暗其夜夢一老人以金鎞治
其祖目謂之曰憂悲三日之後必差元于夢中喜躍驚覺
乃遍告家人居三日祖目果漸見明從此遂差
後周書曰薛登字景獻汾陰人早喪父家貧以養祖母暇
則覽文相躬耕以孝見稱
列子曰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寒出
入之迂也遂率子孫荷擔扣石懇壤冀畚運於北海之尾
河曲智叟笑而止之愚公長息曰雖我之死有子在焉子
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孫孫子子無窮匱也而山不
加增何若不平河曲智叟無以應之
又曰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夫道性命非汝有也是天
地之委順也子孫非汝有也是天地之委蛻也
陳留志曰范喬字伯孫年二歲祖父馨臨終執其手曰恨
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留與之後家人告喬喬執其硯
涕泣
孝子傳曰原穀者不知何許人祖年老父母厭患之意欲
棄之穀年十五涕泣苦諫父母不從乃作輿舁棄之穀乃
隨收輿歸又謂之曰爾焉用此凶具穀乃後父老不能更

作得是以取之耳又感悟愧懼乃載祖歸侍養赴已自責
更成純孝穀爲純孫
又曰吳郡陸仲元者晉大尉玩曾孫自玩至仲四世爲侍
郎中時人方之全張二族
幽明録曰許遜少孤不識祖墓傾心所感忽見祖語曰我
死三十餘年於今得正葬是汝孝悌之至因舉標牓曰可
以此下求我於是迎喪葬者曰此墓中當出一俠及小孫
長

女

禮記内則曰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
又曰女子十年不出恒居内也姆教婉娩聽從婉謂言語也言婉之言媚也
媚當乃女時而知十有五年而笄
左傳襄五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恭姬
之妾取以入長而美名之曰棄
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門父誡言曰謹慎從
汝舅之言母誡之曰謹慎從汝姑之言諸母鑿紳誡之曰
謹慎從汝父母之言無違宮事
史記曰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詔徙繫長安獄公無
男有女五人將行罵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小女緹
縈隨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

法當刑妾願入官沒爲婢贖父之罪書奏天子悲憐其意
遂爲除肉刑
漢書曰王章爲京兆尹爲大將軍王鳳所陷下廷尉獄妻
子皆收章小女年十二夜起號哭曰每旦獄上呼囚常至
九今八而止我家君素剛烈先死者必我君也及明問之
果章死矣
東觀漢記曰孝文郁宇叔異五歲母不能食郁亦不肯食
故字曰異也
後漢書曰孔融被誅交年七歲幼弱遂得全寄住佗舍主
人有遺肉計男飲之女曰今日之過豈得父活何賴肉味
乎或有言於曹操收之將殺女謂凡曰若死而有知得見
父母豈非志願乃延頸就刑
晉書曰周顗母李氏名絡秀汝南人少時在室顗父俊爲
安東將軍時嘗出獵遇雨至絡秀之家會秀父凡不在絡
秀見周俊至與一婢於內宰猪具數十人饌甚精而不聞
人聲俊怪使視之獨見一女甚美因求爲妾其父凡不許
絡秀曰門戶殄瘁何惜一女若連貴族將來庶有夫益父
凡遂許之生顗嵩謨而顗等才長絡秀謂之曰我屈節爲
汝家妾門戶計耳汝不與我家爲親吾亦何惜餘年顗等
從命由此李氏遂得爲方雅之族
又曰胡奮字玄威安定人爲護軍太始末武帝怠於政事
而耽於顏色大採公卿女以爲六宮奮女選爲貴人唯有

一男爲南陽王文早亡及聞文爲貴人哭曰老奴不死唯
有二子男入九地之下女升九天之上嘗謂后父揚駿曰
卿恃女更豪耶見前代與帝家婚未有不滅門者見君所
措益速禍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子家乎奮曰我女爲后卿
女爲妾耳
又曰羊舒妻辛氏字憲英魏侍中辛毗之女也聰明有才
鑒初文帝爲太子抱毗項曰知我喜否毗以告憲英英曰
太子代君主社稷者也代君不可以不慼主國不可以不
懼今宜慼而反喜何以能久魏其不昌乎
又曰愍懷太子妃太尉王衍之女安惠風太子廢衍請絕
婚而歸惠風號泣行路流涕後劉曜陷洛陽以惠風賜其
下將妻之惠風援劍拒曰吾太尉之女太子之妃誓不爲
逆胡所辱遂害之
又曰常逞毋宗氏家世儒學母早喪父躬養之及長授以
周官音義謂曰世傳儒業無男傳可汝宜授之勿令絕世
又曰吳隱之字處默濮陽人謝石請爲將軍主簿隱之將
嫁女石之其儉素令移尉廚帳就其家經營使者至方見
賣大此外蕭然無辨
又曰靳康文不何知許人美咨容有志操劉曜誅靳氏訖
將納其女爲妾文曰陛下既誅其父毋焉用妾爲妾聞逆
人之誅也尚汚宮代樹況其子文乎號泣請死曜慙乃固
免之

晏子春秋曰齊景公有所愛槐樹令吏守之犯槐者刑傷
槐者死有不聞令而犯之者吏收之將加罪犯者之文說
晏子曰妾聞明君不爲禽獸以殺人今君以樹木之故殺
妾父孤妾身恐害明君之政損明君之義晏子早朝而復
其言於君公乃令吏罷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華陽國志曰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
曾所圍力弱食盡欲投於故吏平南將軍石覽計無所出
灌時年十三乃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甚急
灌督厲將士且戰且前後得入曾陽山獲免得向覽乞師
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將周訪俗結弟凡訪即遣子撫率三
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灌之力也

又曰王廣女美姿容性慷慨有丈夫之節廣仕劉聰爲西
揚州刺史蠻梅芳攻陷揚州廣被殺王年十五芳納之於
閨室中擊芳不中芳曰何故反王曰蠻畜我誅父賊吾聞
之父讐不同天毋讎不同地汝逆害人父毋復以無禮凌
人吾所以不死者欲誅汝爾所恨不得梟汝首於通達以
塞大耻乃自殺

又曰楊姬生自寒素父坐獄楊渙爲尚書郎告歸姬乃邀
道扣渙馬訟父罪言詞慷慨涕泣摧感渙愍之語郡縣令
爲出其父因奇其才爲子叔鸞娶五文皆布裙無緣
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字叔鸞嫁五女皆布裙無緣
蔡琰別傳曰琰邕之女年六歲邕夜中鼓琴絃絶琰曰第

二弦邕乃故絶一絃琰曰第四絃絶曰汝偶得中之琰曰
昔吳季札觀樂知國之興亡師曠吹律識南風之不競由
此言之何得不知邕奇之
異苑曰順陽南鄉楊豐爲虎所噬文香年十四手無寸刃
直搤虎頭父遂得免

子壻

爾雅曰子之夫爲壻壻壻之父爲姻兩壻相謂爲亞
儀禮曰壻爲妻之父傳曰何以服緦報之也
左傳桓公曰蔡仲奉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謂其母
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焉遂
告蔡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蔡仲
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文下曰趙穿晉君之壻也
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
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史記曰陳餘者大梁人好儒術數遊趙富人公乘氏以其
文妻之知餘非庸人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人習易淮陽憲王舅張博從京
房受學以文妻房房與相親
後漢書曰馬融扶風人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
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從其遊學通經籍恂遂
奇融才以女妻之

晉書曰韓謐字長深毋賈氏賈充少女也父壽字德真南陽人美貌充辟爲司空掾充讌賓僚女從青璅中窺見壽悅焉感想發於寤寢有婢往壽家說其光彩艷逸壽聞動心令通慇懃壽勁捷過人至夕踰垣而入家人莫知唯充覺女曰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貢香每著人衣一月不歇帝甚貴之唯以賜充女密道以遺壽僚佐與充宴聞香芬馥自此充意女與壽通乃夜半佯有盜驚起行之唯東北角有狐狸行處充考問女左右知之充遂因妻焉

又曰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王導導令自東廂徧觀諸子門生歸位鑒曰王氏諸少年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床坦復食獨若不聞鑒曰此正佳壻也訪之乃羲之也

宋書曰劉秀十餘歲時與諸兄戲忽有一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驚悸秀之獨不動衆共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齊書曰謝朓爲王敬則壻曾告敬則其文常懷刀欲報朓朓不敢相見及當拜吏部謙挹尤甚尚書郎范縝嘲曰卿人才無慙小選但恨不可刑于寡妻朓有愧色及臨誅歎曰天道其不可昧乎我不殺王公因我而死

三十國春秋曰前趙殷州刺史杜廣初爲劉景厩卒以馬肥良引爲直士侍立通夜未曾休倦景因問之廣流涕申曲有章條景執其手曰吾罪人也父負賢者謂妻曰爲女

求夫三年不覺厩中有麟麒於是妻之

搜神記曰陽公字雅伯洛陽人至情篤孝父母終殁葬無終山陽公常爲人補履終不敢價魚終山上無水陽公乃行車汲水作義漿居三年有一人就陽公飲出一升石子與之使向有平好地有石處種之玉當生其中并得好婦陽公後種其石數年時往看玉子生焉北平徐氏有女甚有名行人多求不許陽公有佚氣試求爲徐氏以爲狂乃戲嫉人曰雅伯能得白璧一雙來當聽爲婚致命雅伯於種石中索得五雙白璧以至徐氏大驚遂以女妻之

宗親部十

夫妻

釋名曰夫妻匹敵之義也

又曰士庶人曰妻妻齊也夫賤不足以尊稱故齊等言也

易家人封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

又序卦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恒者久也

毛詩衡門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鮪豈其取妻必宋之子（何必大国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

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

而已

又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趯趯躍也阜螽蠜也卿大夫之妻侍禮而行隨衆君子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仲仲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又采蘋曰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文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有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之事以為法度也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尸主也齊敬也季少也

又碩人曰碩人其頎衣錦褧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又泮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為婦靡室勞矣風興夜寐靡有朝矣

又常棣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如合志意合也合者如琴瑟之聲相應和也凡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究是圖亶其然乎

又南山曰藝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名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此言取妻必待媒乃得也

又韓奕曰韓侯取妻汾陽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如雲言衆多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之諸娣衆妾顧也之曲顧道義也

又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以礼法接待其妻

至於宗族以此又能爲政治於家邦也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婦人言服也）庶人曰妻（妻齊也）又內則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宜猶善也）子不宜其妻父母是善事我子行婦夫之禮爲沒身不棄又曰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三十三而嫁（故謂父母喪）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又坊記曰取妻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也）所以附遠厚別也左傳隱公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以嬀氏亥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

又曰桓公曰鄭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婦人在室則天父出則天夫文疑故母以所生爲本解之）父一而已胡可比焉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于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又莊公曰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爲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又僖中日狄人伐廧咎如（赤狄之別種）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晉公子公子以叔隗妻趙衰生盾文公妻趙衰生原同

屏括楼嬰（原屏楼三子之邑也）趙姬逆眉與其母（趙姬文公女也眉狄女叔隗之子也）子餘辭（子餘趙襄字也）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内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爲内子）

又昭元曰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楚子南穆公孫也）公孫黑又強使委禽焉（禽鴈也納采用鴈）犯懼告子産子産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而入布幣而出（子晳公孫黑也）子南戎服而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又莊公曰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逆之曰美而艷

又曰楚子滅息以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未與王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不能死其又奚言

又成下曰晉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初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其於難

又襄四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爲已取也）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以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

又儐下曰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請君用之文以爲下君大夫

又昭七曰晉叔向適鄭駿葭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駿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大夫悉取妻而美三年不言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也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也夫今子少不揚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

又哀上曰齊侯伐晉夷儀夔魚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魚存齊人也室之爲取婦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高氏國氏齊貴族也存魚欲必有功還取卿相之女也）

又成上曰齊晉戰于鞌齊師敗績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避丈子丈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鋭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父免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爲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

又成下曰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爲姒生聲伯而寡以歸聲伯以其外弟爲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奔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伉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士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氏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逆諸河流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

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
春秋漢含孳曰水火交感陰陽以設夫婦象也水火則陰陽也陰陽則夫婦也
又曰妻象太陰臣法金位金陰陽中之剛故喻臣位水能純柔純柔妻象也
戰國策曰鄒忌長八尺有餘身體迺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齊國之美麗者也妻曰愈窺鏡而自視不如遠矣暮寢而思之吾妻之美我私我也
史記曰晉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矣雖然妾待子
又曰易基乾坤詩始關雎夫婦之際人道大倫也礼之用唯婚姻爲兢兢

又張儀儀已學而遊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儀貪無行資必此人相盜必共執儀掠笞數百不服釋之其妻曰嘻子無讀書遊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妻曰視其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乃遂入秦秦王以爲客卿
又曰吳起好用兵事魯君齊人攻魯欲將起以起取齊女爲妻而疑之起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卒以爲將攻齊大破也
又曰外黃富人文甚美嫁庸奴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去抵父客時脫身游文嫁厚奉給張耳以故致千里客及官魏爲外知淳曰父時故賓客父客素知張耳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張耳是

黃令名由此益賢

漢書曰楊惲與會宗云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又曰京兆尹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有司以奏敞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内夫婦之私有過畫眉者

范曄後漢書曰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帝就少君父奇其清苦故以女之妻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富驕而吾貧不敢當妻曰夫人以生守約故使妾侍巾櫛既承君子惟命是從乃悉歸御服更衣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提甕出汲

後漢書曰班昭作女誡爲融善之妻女習焉

又曰沛周都妻者字阿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佛謂阿曰新婦者賢女當以道正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不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遺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乃自殺

又曰馮良有志行與妻子相遇如君臣

又曰曹操攻呂布布敗降而陳宮等自以負罪於操深沮其計謂布曰曹公遠來勢不能久將軍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閉守於内若向將軍宮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可破也然之布妻曰昔曹氏侍公臺

如赤子猶舍而歸我今將軍厚公臺不過於曹而欲委金城捐妻子孤軍遠出乎君一旦有変妾豈得為將軍妻哉布乃止

又曰鄺炎風病慌忽性志孝遭母憂疾甚發動妻始產而驚死妻家訟之收繫獄炎病不能治對遂死獄中尚書盧植為之誄讚以昭其懿

又曰公孫述連徵任永馮信並託清育以避世難永妻婬於前匿情無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又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自即清婬者皆自殺

又曰周澤為太守嘗卧疾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世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又曰載封字平仲年十五詣太常師事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邊嘗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為娶妻封辭過拜親不宿而去

又曰河南尹王調洛陽令李阜與竇憲厚善縱舍自由尚書僕射樂恢劾奏調阜幷及司隸校尉諸所刺舉無所迴避貴戚惡之妻每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忍素餐立人之朝乎

又曰更始尚書謝躬初其妻知世祖不平常戒躬曰君與劉公積不相能而信其虛談不為之備終受制矣躬不納

竟爲世祖所擒

又曰河南洛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況拾遺求利以汙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来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此織生自蠶璽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所忘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

又曰魏朗字仲明入爲尚書舉動皆有禮序室家相待如賓與子孫如嚴君焉

又曰曹世叔妻班姬之姑名昭字惠召入宮號曰大家每有貢獻遣大家作賦頌法列女傳著女誡及詩誄行於時

魏志曰初司馬宣王勒兵從關下趣武庫當曹爽門人逼車住爽妻劉氏悔出至廳事謂帳下守督曰公在外今兵起如何督曰夫人勿憂乃上門樓引弩注箭欲發將孫謙在後牽止之曰天下事未可知如此者一二宣王遂過

又曰郭淮字伯濟太原河曲人拜車騎將軍封曲陽侯淮妻王陵之妹當從坐侍御史往收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之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遣妻還淮以書白

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毋不惜其身若無其毋是無五子亦
無淮也書至宣王亦宥之
魏氏春秋曰許允爲吏部郎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次
旨召入將加罪允妻阮氏跣足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
情求允之人帝怒詰之對曰某郡太守雖滿文字先至手
限在後日限在前帝取事視乃釋遣出望其衣敗曰清吏
也賜之衣允之出爲鎮北也喜謂其妻曰吾知免矣妻曰
禍見於此何免之有
魚豢魏略曰桓範字元則沛郡人也使持節督青徐請軍
顓下邳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引節欵斬岐爲岐所奏不
直坐免當轉爲奮威將軍統屬鎮北將軍呂昭爲其妻仲
長曰我寧作諸卿向公長睨耳不能爲呂子展屈也其妻
曰君前在東坐欲擅斬徐州衆人謂君難爲作下令羞爲
呂屈是復難爲作上範怒觸其實乃以刀鐶撞其腹妻時
懷孕遂傷胎死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內人也少好學爲諸生帶經鋤其妻
常自餉饋雖在田野相敬如賓
晉書曰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已授禮聘尋而其夫戍長
安經年不歸父家更以適人父不樂行其母逼強不得已
而去尋復病亡後其夫還遝至父墓不勝哀情便發開塚
棺父遂活因與俱歸後聞知詣官爭之所在不能決松
書郎王導議曰此事非常事不得以常理斷之宜還前夫

朝廷從其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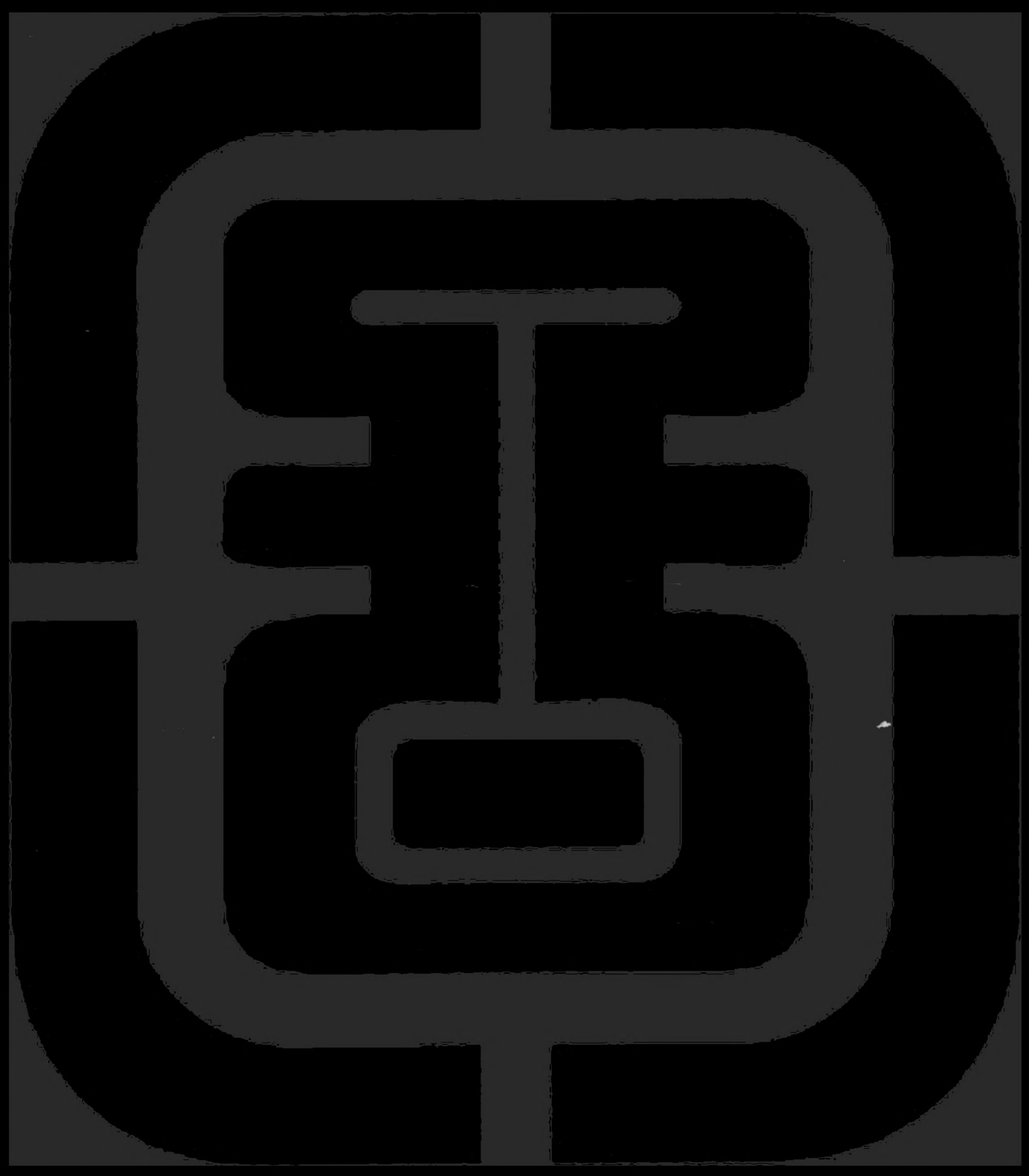
又曰謝安妻劉悛妹也既見家門富貴而安獨靜退乃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世說又載）

又曰吳隱之爲晉陵太守妻負薪冬月無被欵流來即被絮紡績以供朝夕

又曰王凝之妻謝氏字道韞奕之女也初適凝之還甚不樂奕曰王郎逸少子不惡汝何恨也荅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群從兄弟則有胡封竭未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又曰王導爲丞相妻曹氏性妬導甚憚之乃審覘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而將往爲道導恐妾被辱遽命駕循廊遲之以所執鹿尾柄駐牛而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欵公九卿之命弗之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唯有短轅犢車長柄麈尾道寸大怒謂人曰往與群賢共遊洛中何曾聞有蔡克兒也

崔鴻前秦録曰秦州刺史竇滔妻彭城令蘇道之女有才學織錦製迴文詩以贖夫罪

劉向列女傳曰魯有秋胡子既納妻五日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葉秋胡子說之下車謂曰苦暴獨採桑五行道遠願託桑蔭下一飡於是下齎休爲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年力桑不如見郎金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力作

紡績織紝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而已矣吾不願人之
金所願願卿事上無有外意妾事夫家亦無淫佚之志子
去矣牧子之齊與子肯金秋胡子遂去歸至家奉金送其
母母使人呼其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見之而慙婦
曰子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惟喜乍馳衣驟揚
塵疾至思見親今者乃說路傍婦人而下子之裝以金予
之是忘母也忘母也忘母不孝好色淫泆是汙行不義夫
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治官不理孝義並亡
於身必不遂妾不忍見不孝不義之人子改妻矣妾亦不
改遂去東而走自投於河而死
又曰晉宗伯妻者晉大夫伯宗之妻也謂伯宗曰子之性
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而待也子何不豫結
賢大夫以託州黎焉伯宗之子也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
亦不忌之難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畢羊乃送州黎于荊
遂得免焉